

T5236 .03/4M

1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01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2 1953

詩

文選

十五

卷三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九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雜詩

古詩十九首

五言 善曰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

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向曰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

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善曰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銑曰此

詩意為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逐也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善作

一天涯音宜善曰廣雅道路阻且長會向安日涯方也 翰曰涯畔也

可知善曰毛詩曰溯洄從之道阻且胡馬依北

風越鳥巢南枝善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

謂也翰曰胡馬出於北越鳥來於相去日已

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善曰

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浮雲之蔽白

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返也

又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

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

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鄭玄毛詩箋曰

顧念也良曰白日喻君也浮雲謂讒佞之臣

也言佞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翰曰思君謂戀主也恐歲月已晚不得効忠於君

餐飯濟曰勿復道心不敢望返棄捐勿復道努力加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善曰鬱鬱茂盛也

事於暗王故以婦人事夫之事託言之言草柳者當春盛時也盈盈樓上女皎

皎當窻牖善曰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

古字通向曰盈盈不得志貌皎皎明也娥娥

樓上言居危苦當窻牖言潛隱伺明時也

紅粉粧五臣纖纖出素手善曰方言曰秦晉之

日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

毛萋曰參參猶纖纖也翰曰娥娥美貌纖纖

貌

細貌皆喻賢人盛才也。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善曰：史記曰：趙

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昔為倡家女，謂有伎藝未用時也。今為蕩子婦，言今事君好勞人，征役也。婦人比夫為蕩子，言夫從征役也。臣之事君亦如女之事夫，故比而

言之。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善曰：列子曰：有人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翰曰：言君好為征役不止，雖有忠諫終不見從，難以獨守。

其志。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善曰：言長存也。莊子：松柏獨也。在冬夏常青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眾石也。銑曰：陵山也。石磊磊，石貌也。此詩歎人生促迫，多憂將追宴樂之理。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善曰：言異松石也。尹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向曰：柏石皆貞堅之物，人生之促，若客寄於時，其死之速，反如赴歸，信不如柏石二物也。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聊，粗略之辭也。良曰：人且以相厚為本，不為輕薄者也。

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翰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時後漢都此南都也。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新格反。善曰：春秋以禮相提，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向曰：齊俗冠帶曰鬱鬱，盛貌。言冠帶之人自相追求也。

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銑曰：夾巷，王侯多第宅。

衢四達之道傍羅列小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

尺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

宴娛心意戚戚五臣作何所迫善曰楚辭曰居

翰曰言於宮闕之間樂其心意則戚戚而不可解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善曰陳猶說也向曰此

而志欲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善曰劉向雅

之至入於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善曰左

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言不

出於衆人之口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真

齊心同齊心同

所願含意俱未申善曰所願謂富貴也翰曰

意俱未見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善曰尸

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方言曰

奄遽也爾雅曰飄飈謂之疾爾雅或爲此飈

銑曰奄忽疾也風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善

高上也亦謂逸足也何曰何不者自勉無爲

勸之詞也策進也要路津則人出入由之

守窮賤軼五臣作軻賀苦長苦辛善曰楚辭曰年既

遇也軼與輅同苦闇切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善曰此篇明高才之

稀也翰曰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

高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善曰薛綜西京賦註曰疏刻穿之也

也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

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註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註曰殿前三階

良曰交通而結鏤文綺以為上有絃歌聲音響窻也疏通也阿閣重閣也

一何悲善曰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說苑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

銑曰言樓上有絃歌亡國之音一何悲也誰能謂不用賢近不肯而國將危亡故悲之也

為此曲無乃杞梁妻善曰琴操曰杞梁妻嘆者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

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濟曰既不用直臣之諫誰能為此曲賢臣乃如杞梁妻之惋歎矣餘同善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善曰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曰清商秋聲也秋物皆衰以此若一彈再三歎德衰隨此風起徘徊志不安也

慷慨有餘哀善曰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不惜

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善曰賈逵國語註曰惜痛也向曰不惜歌者苦謂臣不

惜忠諫之苦但傷君王不知也願為雙鳴鶴五

作鴻奮翅起高飛善曰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

遠道善曰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翰曰此詩懷友之意也芙蓉芳草以為香美比德

亡願為此鳥高飛於四海也

君子也故將為辭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漫浩浩同

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廻

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曰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向曰同心謂友人也憂能傷人故可

矣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善曰春秋考異郵曰

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禮記曰季夏

蟋蟀居壁濟曰此詩刺友朋貴而易情也述

時而後發其志促織蟲名

言鳴東壁者隨其時所述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歷歷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

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

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

漢書曰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

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善曰禮記曰孟秋之

暑易節禮記曰子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

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漫浩浩同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廻

毛詩曰假寐永歎維

也憂能傷人故可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

禮記曰季夏

而易情也述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

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

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

漢書曰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

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

暑易節禮記曰子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

鳥歸鄭玄曰玄鳥鸞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

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

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銑曰上言

贈遠之美意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廻

毛詩曰假寐永歎維

也憂能傷人故可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

禮記曰季夏

而易情也述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

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

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

漢書曰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

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

暑易節禮記曰子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

鳥歸鄭玄曰玄鳥鸞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

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

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銑曰上言

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漫浩浩同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廻

毛詩曰假寐永歎維

也憂能傷人故可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

禮記曰季夏

而易情也述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

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

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

漢書曰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

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

暑易節禮記曰子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

鳥歸鄭玄曰玄鳥鸞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

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

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銑曰上言

贈遠之美意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廻

毛詩曰假寐永歎維

也憂能傷人故可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

禮記曰季夏

而易情也述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

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

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

漢書曰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

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

暑易節禮記曰子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

鳥歸鄭玄曰玄鳥鸞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

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

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銑曰上言

曰不念攜手同游之好相棄
如遺行足之跡不廻顧也
南箕北有斗牽牛

不負輓鳥格反善曰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

可以挹酒漿皖彼牽牛不以服箱良曰南箕

星也雖名箕反不可得以簸揚也北斗星也雖

名斗不可量用也牽牛星也雖名牛不可以

得負車輓亦如友朋雖貴而不施惠於我良

無盤五臣石固虛名復何益善曰良信也聲類

曰言其心不固如磐石虛有朋

友之名復何益也磐石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善曰竹結根於山阿

也風賦曰緣太山之阿翰曰冉冉漸生進貌

此喻婦人貞潔如竹也結根泰山謂心託於夫

如竹生於泰山之深也阿曲也泰山

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與君為新

婚兔五臣絲附女蘿善曰毛萇詩傳曰女蘿松

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黃赤

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

異草故曰附也齊曰菟絲女蘿兔絲生有時

並草有蔓而密言結婚情如此

夫婦會有宜善曰蒼頡篇曰千里遠結婚悠悠

隔山陂善曰說文曰陂阪也向曰此意思君

令人老軒車來何遲銑曰夫之車馬傷彼蕙蘭

花含英揚光輝翰曰蕙蘭香草也英潤色過時

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善曰楚辭曰秋草榮其將

萎落也言蕙蘭過時不采乃隨秋草落

矣喻夫之不來亦恐如此草之衰也君亮執

良曰

君亮執

君亮執

君亮執

君亮執

君亮執

君亮執

君亮執

君亮執

君亮執

君亮執

君亮執

高節賤妾亦何為

善曰爾雅曰亮信也 濟曰言君執貞高之節其心不移

則賤妾亦何為愛也賤妾婦人之謙卑言此以傷時

庭中

五臣作前

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

以遺所思

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木奇樹遺所思涉江采芙蓉詩曰采之

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翰曰此詩思友人也美奇樹華滋思友人共賞

故將以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

善曰王逸楚辭註曰在衣

遺之也 曰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 向曰思友人德音如此物馨香滿於懷

袖而路遠莫能致相思之意 此物何足貴 善作 但感別經時

善曰賈逵國語註曰貢獻也物或為榮貢或作貫 翰曰非貴此物但感別離而時物有改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善曰毛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又曰維

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 濟曰牽牛

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為讒邪

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歡情 織織擢素手札札弄

機杼 善曰韓詩曰織織女手之貌 銑曰織織擢素手喻有

禮儀節度也札札弄機杼喻進德脩業也擢舉也札札機杼聲 終日不成章泣

涕零如雨 善曰毛詩曰不成報章又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向曰終日不成章喻

臣能進德脩業有文章之學不為君所見知不用於時與不成何異也泣涕謂悲王室微弱朝

多邪臣恐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

國之亡也

問脉脉莫白切五不得語善曰爾雅曰脉相視

臣作脉脉視貌也良曰河漢清且淺喻近也能相去幾

何也盈盈端麗貌脉脉自矜持貌喻端麗之女

猶才明之臣與君阻隔不得啓沃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善曰毛詩曰駕言出

遊又曰悠悠南行順彼長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善曰莊子曰方

將四顧王逸楚辭註曰茫茫草木彌遠容貌盛也所遇無故物

濟曰茫茫廣遠也東風春風也馬得不速老向曰言物皆去故而就

時立身苦不早銑曰恐盛時將遷而立身人生

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

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

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翰曰奄忽疾也人非金石將疾隨萬物同為化

滅矣將求榮名以為寶貴揚名於後世亦為美也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善曰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

銑曰此詩刺小人在位擁蔽君明賢人不得進也東春也所以養生

萬物城可以居人比君也高且長喻君尊也相

屬德寬遠也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向曰迴

夕遲三九

七

之速也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善曰毛詩曰鴉

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蒼頡篇曰懷抱也毛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檢不中禮漢書景帝曰局

促效轅下駒 齊曰晨風鷹鷂屬志逐鳥也而賢人懷苦心將欲逐小人如鷹之逐鳥也蟋蟀

詩篇名也言君局促不中禮不能去小人使其蔽賢而不知之 蕩滌放情志何

為自結束 良曰君當去讒佞行威惠是蕩滌情志也左右置小人佞讒不止是自結

也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善曰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聞佳人

兮召予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 翰曰佳人賢人也如玉謂有美德也所以言燕趙者非獨

比二國有賢蓋為其國出美女故託言之以隱文意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

清曲 善曰如淳漢書註曰今樂家五目一習樂為理樂也與銑曰羅裳衣喻有禮儀也當

戶謂志慕明也理清曲謂脩學業也 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曰

響悲謂悲君左右小人也絃急謂政令急也知柱促恐君祚將促也 馳情整巾 善

中帶沈吟聊躑躅 善曰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朱中衣

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躑躅同 翰曰整其衣冠將進用復懼邪臣所中故復沈吟也躑

躑行不進貌 思為雙飛鸞銜泥巢君屋 良曰燕馴善

自比願得親君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 善曰阮嗣宗詠懷詩曰步出上東門河南

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比首求諸幽之道也 齊曰

上東門東 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

都門名

文選二十九卷

人杳杳即長暮

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飈飈兮木蕭蕭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

陳父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向曰杳杳幽暗也即就也長暮謂墓中長暗也

潛寐

五臣作寐潛

黃泉下千載永不寤

善曰服虔左

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

露

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

如朝露

翰曰浩浩流貌陰陽流轉人命如朝露之易乾

人生忽如寄壽無

金石固

善曰如寄已見上文

良曰忽忽萬歲

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善曰范子曰白紈素出齊濟曰萬歲謂

自古也自古于今而生者送死更遠為之雖聖賢不能度越此分也

向曰服藥失性反害生

也紈羅素白也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

以五臣作已生五臣

秋曰死者弥父生者弥疎翰曰去者謂死也來者謂生也不見容貌故疎也歡愛終日故親

也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

摧為薪

善曰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異別終始異居銑曰薪柴樵也謂年代

久遠無主矣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問

欲歸道無因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翰曰或由人事迫

窄或遭亂國故爾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善曰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

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向曰人生不滿百年而營千

歲之計常以為憂也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五臣作游良曰秉執

也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善曰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

麥高詩曰茲年濟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善曰說文曰嗤笑也翰曰至愚之人皆愛仙

善作人王子喬難可與五臣作以等期善曰列仙傳

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向曰難可與之同為不死也

凜凜歲云暮蜩孤夕五臣作夕鳴悲善曰說文曰凜寒也

毛詩曰歲聿云暮方言曰南楚或謂蜩為蜩廣雅曰蜩蜩也銑曰蜩蜩寒吟蟲也此喻

婦人思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

夫也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良曰厲嚴也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善曰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

袍濟曰遺與也洛浦處妃喻美人也同袍謂夫婦也言錦被贈與美人而同袍之情與我相

違也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五臣作歡

枉駕惠前綏善曰良人念昔之懽愛故枉駕而迎已惠以前綏欲令升車也故下

云攜手同車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馱酒肉禮記曰壻出御婦車而壻

授綏御輪三周翰曰婦人呼夫為良人尊之也惟思古舊惠授也獨宿累夜夢想見夫思我舊歡初合之日也婿為婦駕車授綏故云惠前綏九初婚之禮婿御婦車而婦授綏與婿稱綏而上同坐車中而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善御車綏條繩也

毛詩曰巧笑倩兮古詩曰不念攜手好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又曰攜手同歸向曰同車為御願得常愛巧笑同既來不須史又不處車而歸婦人謂嫁曰歸

重闈善曰楚辭曰何須史而忘反銑曰既夢重闈之中也亮無晨風翼焉能凌五臣風飛善闈閨門也

爾雅曰晨風鷓也莊子曰鷓凌風而起良曰亮信也晨風鳥名飛疾也信無此鳥疾翼何能陵風而飛眇眇以適意引領遙相瞻齊曰眇眇以隨夫去

邪視以寬適其意引徒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翰曰徒倚於門自懷傷感垂涕淚以霑雙扉扉門扇也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力失反善曰毛詩曰栗冽寒氣也良曰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

衆星列向曰愁多不眠故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善作兔缺善曰禮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

而盈三五而闕春秋元命苞日月之為言闕也兩說以詹諸與三五謂十五日也四五謂二十日蟾兔月中精

形至二十日缺此感時月屢改行人不至喻人盛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善曰說文曰札不常

筆也謂上言長相思下言文離別翰曰上謂書初首不謂書

末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

恤簡子自為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

向曰言置於懷袖又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而不滅敬重之至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銑曰識知也敬重之心常抱區區

區懼夫之不知察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善曰說文曰綺文繒也翰曰綺羅之類

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

之終也良曰相與文綵雙管舞為合歡被雖遠故心尚爾然也

濟曰綺上文綵為鴛鴦文著以長相思緣以結合歡被以取同歡之意

不解善曰鄭玄儀禮註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鄭玄禮記註曰緣飾邊也緣以綃

切翰曰言被中著絲謂長相思絲絲之以膠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

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善曰韓詩外傳子夏曰實與實如膠與漆君子不

可不留意也向曰以膠和漆堅而不別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善曰毛詩曰月出皎皎

故曰羅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

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善曰毛詩曰言

步於月庭也翰曰夫之客行雖出戶獨彷徨愁思

以自樂不如早歸以解我愁

當告誰

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良曰彷徨行遇旋心不安貌引領還入

房淚下

五臣作下淚 霑裳衣 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與蘇武詩三首

五言

李少卿

善曰漢書曰陵少時為侍中建章監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死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善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為

騎都尉與蘇武善武將使匈奴故贈此詩五言詩自陵始也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

善曰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

及亦至也古詩曰既來不須臾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

屏營衢路側執手

野踟躕

善曰周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毛詩曰執子之手又曰搔首踟躕

曰屏營志恐懼也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

所各在天一隅

善曰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颻不定逮乎因風波蕩各在天

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爾向曰踰過也言人之離別亦如浮雲飛馳風波失所各在天

天之一角相去彌遠也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善曰禮記君子

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

銑曰陵言此別當久且復立斯須之間以叙言也

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善曰晨風早風言

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兮遠遊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善曰琴操曰鄒虞者

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 臨河濯長纓 善曰言

一日不見如三秋此積數言之

念子五臣作別悵悠悠善曰夫冠纓仕子之所服濯

川故增別念也向曰纓衣領也濯之者自潔之意悠悠遠貌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銑曰酬謂酬酢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

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

萇曰綢繆纏絲之貌也翰曰言行人志急於往路何以相慰乃樽酒相與結綢繆之密情也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善曰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予兮何之也

良曰河梁橋也假問遊子日云暮矣將何之也徘徊蹊路側悵悵五臣

恨不能辭善曰廣雅曰悵悵恨恨也向曰蹊行

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銑曰各相戒安知非日

月弦望自有時善曰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

弛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遥相望也翰曰我心相思

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善曰

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顛白首貌也皓

與顛古字通銑曰陵戒武當

崇明友朋之情白首為期也

蘇子卿善曰武為移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為典屬國病卒銑曰

漢書云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此詩別從弟弟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善曰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

今王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四海皆兄

良曰結交為友情相親

弟誰為行路人善曰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

乎無兄弟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

火也齊曰天下四海道合即親誰為行路之

人相踈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木連枝而同

者也本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善曰毛詩曰鴛鴦

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

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

見龍虎俱見翰曰鴛鴦匹鳥常不相離故云

昔之也參辰二星常出沒不相見故今將別亦如此星

胡與秦善曰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

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

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五臣新

秦相去遠也胡善曰毛詩曰嘒嘒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

良曰念離別之後相善曰毛詩曰嘒嘒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

思之情日日新也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瑟吹笙向曰鹿鳴詩篇名食野草以喻會嘉

賓鼓瑟吹笙也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翰曰遠人願

四海皆兄

相親

善曰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

君子何患

云魯司鐸

為行路之

人云魯司鐸

為行路之

木連枝而同

善曰毛詩曰鴛鴦

于飛畢之羅之鄭

善曰毛詩曰鴛鴦

于飛畢之羅之鄭

善曰毛詩曰鴛鴦

于飛畢之羅之鄭

善曰毛詩曰鴛鴦

于飛畢之羅之鄭

善曰毛詩曰鴛鴦

于飛畢之羅之鄭

善曰雙龍喻已及朋友也 銑曰言鳥尚如此 何况我之羽翼臨當垂別之情也龍美喻也

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游子吟泠泠一

何悲 善曰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 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蒼

頡篇曰吟歎也 向曰絃歌可以散憂故以 喻釋離懷言請為吟之泠泠然一何悲也 絲

竹厲清聲 五臣 慷慨有餘哀 善曰禮記曰絲竹 樂之器也王逸楚

辭註曰厲烈也謂清烈也古詩曰慷慨 有餘哀 良曰厲作也餘哀言哀多也 長歌正

激烈中心愴以摧 濟曰激烈 欲展清商曲念子

不能歸 善曰古詩曰清商隨風發宋玉長笛賦 曰吟清商追流微 翰曰展申也清商

曲謂秋聲而多悲也故云欲 俛仰內傷心淚下 申此曲恐更思念不能歸也

不可揮 善曰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 亦為竭莊子曰俛仰之間家語曰公公父

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 願為雙黃鵠送 也 銑曰言淚多揮之不禁也

子俱遠飛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嫵婉及

良時 善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 五時取笄冠為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

與匈奴戰也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毛詩 曰今夕何夕又曰嫵婉之求 向曰此詩意者

武將使匈奴之時留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 別妻也嫵婉歡好貌

善曰毛詩曰駢駢 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 毛萇曰其辭也 良曰武自云懷往路起視夜

之早晚 參辰皆已没去去從此辭 善曰參辰已 何如也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善曰毛詩曰嗟余子

勵兵效勝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善曰史記

於戰場王私握臣手古詩曰與君生別離楚辭曰悲莫

悲兮生別離翰曰言以淚為生別之後益相

思也滋益也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善曰春華喻

莫忘平生歡樂之時曰武勗其妻善愛儀容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

思銑曰此言入於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善曰蒼頡篇曰燭照

薛君曰馥香貌也向曰此詩贈別友人也燭

芬五臣馨長夜發隨風聞我堂善曰秋月既明

感特彌增戀本也濟曰蘭征夫懷遠路游子

戀故鄉善曰漢書高祖曰游子悲故鄉翰曰

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五臣霜善曰漢書武帝

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楚俯觀江漢流仰視浮

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善曰江漢流不

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楚辭曰仰

浮雲而永歎翰曰江漢流浮雲翔皆喻客游

止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善曰楚辭

今中州銑曰中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善

州帝都也悠遠也嘉會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善曰令德已

見上文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見上文景光

即光景也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良曰兩遇
再遇也此戒友人言嘉會難以再遇歡樂之事
殊不可止願君崇令德之美隨其
時物賞愛光景勿以我為憂也

四愁詩四首

七言并序

張子平

張衡不樂文處機密翰曰時為太史令主天文玄象故稱機密陽嘉

中出為河間相向曰陽嘉元年出為河間王和帝子時國王

驕奢不遵法度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紀云改元嘉七年為陽嘉元年改陽嘉

五年為永和元年又曰順帝初衡復為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范曄後漢書曰和帝申貴人生河間孝王開立四十二年順帝永建六年

覺子惠王政嗣傲狠不奉法憲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又多豪

右并兼之家善曰漢書曰魏郡豪右李竟文穎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曰禁兼

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也濟曰豪謂富家也右謂權勢交者富者取

利於貧人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善曰漢書曰班

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向曰

下車謂始至之時衡政理威嚴內明屬縣也察

明姦猾五臣作奸猾行巧劫皆密知名銑曰猾亂也行

知其下吏收捕盡服擒向曰下命於獄吏使收

繫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銑曰出河郡中

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良曰謂政教衰禮義

薄小人在位鬱鬱不得志善曰楚辭曰心鬱鬱

君子在野傷鄭玄考工記註為四愁詩五臣有屈原以美

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

齊曰雰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良曰貽而懼

讒邪不得以通銑曰懼不得其辭曰

一思曰翰曰愁言思者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

之梁父甫艱善曰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

喻小人也漢書曰有泰山郡又武帝登封泰山

之梁父良曰太山東岳也願輔佐君主致於

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側身東望涕霑翰

難也梁父太山下小山名

平善曰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韋昭漢書註

曰翰筆也濟曰意愁王室志所不安故側身

而望也翰衣襟也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

言如鳥之有羽翰

英瓊瑤善曰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

錯環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毛詩

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之以瓊英

乎而向曰美人君也古者諸侯王佩刀以金

錯鏤其環英瓊瑤美玉也喻君榮我以爵祿願

報以仁義之道以成君德也

下文類此者以此意推之

路遠莫致倚道遙

何為懷憂心煩勞善曰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所入讒邪執權忠臣莫致故雖欲報君以仁義

讒邪所疾如路遠不可致也倚立而逍遙不得

志也煩勞謂憂王室也但

以此意下文皆可也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善

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

疑故思明君 銑曰桂林南郡舜所游也托思明君矣湘水江名深不可涉 側身南

望涕霑襟善曰楚辭曰泣 美人贈我金五臣 琅

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善曰尚書禹貢曰厥貢惟

盤中歷年異見食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王盤 良曰琴雅器也以美玉飾之琅玕美玉

也王盤美器可以致路遠莫致倚惆悵平 何為

懷憂心煩傷善曰楚辭曰惆悵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善

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

里 濟曰漢陽岐西也謂西伯行化之所故思之岐西有隴阪言長不可行也 側身西

望涕霑裳善曰古長歌行 美人贈我貂襜褕善曰蔡雍獨斷曰侍中中

逾何以報之明月珠善曰蔡雍獨斷曰侍中中

謂之襜褕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 路遠莫致

日明月珠也 向曰襜褕衣服之飾

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善曰楚辭曰志紆鬱

也 翰曰踟躕行而不進也煩紆思亂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善

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 翰曰

鴈門郡名在北帝顛頊之位也北方多雪紛紛

雨雪 側身北望涕霑巾 善曰說文曰佩巾也 美人贈我錦

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善曰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憑倚喻大

臣亦為天子所恃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

良曰王案美 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

器可以致食 善曰楚辭曰吒增歎兮

惋 善曰楚辭曰吒增歎兮 如雷 銑曰惋怨也

雜詩 五言 善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 翰曰興致不一故云雜詩此意思友人也

日暮游西園 翼寫 五臣作 憂思情 向曰西園鄴

曲池揚素波 列樹敷丹榮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津

吏女歌曰水揚波兮香宜宜 上有特栖鳥 懷春

向我鳴 善曰毛詩曰有女懷春 良曰特孤

袵 五臣 欲從之路 險不得征 善曰說文曰袵衣

中褰舉也袵衣襟也言欲舉衣襟以取此鳥鳥

得行也 徘徊不能去 佇立望爾形 風飈 五臣

塵起白日忽已冥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

向曰飄舉也風起舉揚塵 迴身入空房 託夢通

精誠人欲天不違 何懼不合并 善曰幽通賦曰

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翰曰 何懼不違聖君合并其道以忠事之

雜詩 五言

劉公幹

職事煩

善作相

填委文墨紛消散

善曰漢書功臣皆曰蕭何徒恃

文墨顧居臣上

銑曰言事煩填積於目前也文墨謂案牘紛亂而多或見消散謂疏理也

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

善曰王僧達答顏延年詩曰翰墨久誼吟

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尚書曰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暇食 向曰馳翰謂走筆晏息也

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

善曰簿領謂文簿而

林尉諸禽獸簿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楚辭曰腸回回兮盤紆 良曰事繁令人沈迷昏亂

簿領書謂文書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 翰曰也回回心亂貌

煩亂出為

方塘含白水中

善曰楚辭

而高鷺毛詩曰弋鳧與鴈 濟

安得肅肅羽從

爾浮

五臣作

波瀾

去聲協韻 善曰毛詩曰鴻

爾浮爾從游 鴈于飛肅肅其羽 銑曰肅

肅飛貌言厭煩亂願得羽翼與此鳥同游波瀾中以為樂也

雜詩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抱中作

魏文帝

濟曰此詩帝未即位尚為漢行征伐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

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

烈烈又曰

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善曰毛詩

比風其涼 寐古詩曰出戶獨彷徨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良曰展轉卧不安貌嗟時亂有志於天下故也

彷徨忽已又白露霑我裳善曰古詩曰白露霑我裳

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善曰河圖括地象曰

曰嚙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嚙四時更見也向曰天漢河也詩云嚙彼小星喻小

人在朝也從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善曰毛

橫言多也憂草蟲躍躍阜蝻毛萇曰草蟲常羊也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鬱鬱多悲五臣

思縣縣思故鄉善曰古詩曰縣縣思遠道願飛

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善曰葛龔與梁相張府君

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向風濟曰願飛思歸

長歎息斷絕我中腸善曰楚辭曰向長風而舒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善曰亭亭迴遠無依

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翰曰此意為漢征吳之時西北浮雲自喻也亭亭高貌車蓋言雲似也

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善曰何休公羊傳註

遇平時征伐不止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

如雲與風相會會善曰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

已入其地也銑曰雲隨風去至於吳會謂

也伐吳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

子常畏人善曰楚辭曰然輜輞而留滯向曰

畏人謂吳兵疆而退

朔風詩 四言

曹子建

翰曰時為東阿王在藩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朔北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

善曰韓詩

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良曰騁馳也代馬胡馬也倏忽疾也徂往也言馳胡馬疾行而北

往也謂胡馬依北風與入同思也

善曰毛

曰南風謂之凱風禮記曰南方曰蠻毛詩曰用

過蠻方齊曰東阿在魏南故自比於蠻方在

藩感比風懷魏也在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善曰

魏見南風思藩也曰越鳥巢南枝也

曰越鳥思南越故也四氣代謝懸景運周爾雅

曰四氣和謂之玉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

周易曰懸象著明翰曰四時代去日行已周

謂終一歲也謝去也別如俯仰脫若三秋善曰毛

懸景日也運行也向曰別兄弟也昔我初遷朱

曰不見如三秋兮脫猶忽也

五臣作未華未希良曰初遷謂遷出藩時也今我旋

止素雪云飛善曰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希與稀同古

字通也旋還止至也俯降千仞仰登天阻善曰莊子

乖別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予同袍 銑曰

共被言險事亦易為也而嗟我兄弟乖別同袍 之義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

善曰古詩曰蘭澤多芳草方言曰悴傷也 向曰予謂諸兄弟芳草喻道德也言子好道德豈

忘遺汝也而道德已茂為讒邪所毀 君不垂眷

豈云其誠善曰言君雖不垂眷已則豈得不言 其誠蒼頡篇曰豈異也 良曰謂文

帝信讒不垂眷兄弟 秋蘭可喻桂樹冬榮善曰

豈可申其誠信也 秋馥可以喻言桂以冬榮可以喻性楚辭曰秋

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 翰曰秋蘭香

草可喻德馨不歇也 絃歌蕩思誰與銷憂五臣

桂樹冬榮志不移也 臨川暮思何為泛舟善曰絃歌可以蕩滌悲思

日暮而又相思何為汎舟而不濟以相從乎國

語曰秦汎舟乎河 濟曰兄弟既各分別雖有

絃歌可以蕩洗憂思誰與同之日暮臨 豈無和

樂游非我鄰善曰言豈無和樂以蕩思乎為遊

無和樂蓋為游 誰忘泛舟愧無榜班人善曰豈

非我鄉鄰也 以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朋

也張揖漢書註云榜人船長也 翰曰誰忘此

泛舟之樂今兄弟別離憂思之情不 濟故以榜人託詞榜人行舟人也

雜詩六首 五言

曹子建

善曰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 友道絕賢人為入竊勢別京已 後在郢城 忠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善曰新語曰高臺喻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比之子在萬里江湖

逾且深善曰江湖喻小人隔離毛詩曰之子于征爾雅曰迥遠也良曰此意思友人

也之子友人也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

璞曰併兩船也毛萇詩傳曰孤鴈飛南遊過庭

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

翩翩傷我心善曰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翹猶

過其庭而飛舉思慕遠人願託附鴈之遺音傳

示友人謂友人在南鴈飛既速形影忽復不見

乃傷心也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善曰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

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濟何意迴五臣

曰此詩自喻遭邪譖逐出帝都也向曰扶搖謂之焱颻

颻舉吹我入雲中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焱颻

此轉蓬也善曰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善作窮善曰呂氏

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

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翰曰蓬隨

風而上下不可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良曰

窮極謂輕也客游遠從戎事心毛褐不掩形微藿常不克善

之警亂不定也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羊

也褐短衣也薇藿草菜之食也而此衣不掩覆我形此食不克飽我腹謂情理迫窄如此也非植真然蓋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善曰宋玉以刺時

毅發沈憂古詩曰思君令人老向曰去去莫復道言道之不益但憂令人老而已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善曰小雅曰縞之精者曰縞古老切

曰綺縞素帛之類繽紛言亂多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善曰甚而志亂

晨朝執其機杼至暮竟不成文章太息終長

夜悲嘯入青雲齊曰悲愁聲妾身守空閨良人

行從軍善曰良人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善

過期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飛鳥繞樹翔

嗷嗷叫鳴索羣善曰楚辭曰聲嗷嗷以寂寥

羣而况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銑曰南流景於人乎

願託馳光見其夫也近昔同人無不見故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善曰楚辭曰受命不

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翰曰以佳人喻賢人不見重於時也

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汜善作日夕宿湘汜

相亦江水名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善曰楚

則秀雅釋朱顏又曰美人皓齒嫵以姱銑曰

相起發俛五臣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善曰詩

云暮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翰曰國不理多時故云將暮君之榮耀在於用賢今既薄而不用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五臣作游遠游欲何之

吳國為我仇善曰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駕兮出戲遊又曰願輕舉兮

遠遊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為吾報之乎銑曰僕夫御車人也早命嚴

整其駕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善曰廣雅

向曰為國家者當馳騁萬里之外江介多悲風

淮泗馳急流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

泗二水名願欲一輕濟惜哉無芳舟閑居非吾

志甘心赴國憂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閑居

以養志毛詩曰其心首疾濟曰若濟此水惜

無行舟喻心雖願為而不見用所以志不閑居者意常憂國而君不知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五臣作櫺軒善曰古詩曰雙

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櫺楯欄也韋昭漢書註曰軒檻上板也翰曰觀樓也仰憑倚也

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

五臣自閑善曰風俗通曰烈士者有不易之分作偷良曰勇士見國未安故多悲心小人

狹志苟偷朝夕以自國讎亮不塞其心思喪元

閑樂終無所成也善曰塞謂杜絕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向

曰亮信塞滅元首也言國讎信今未滅其為喪

亡之昔以拊劔西南望思欲赴泰山善曰左氏為國也怒撫劔從之太山接吳之境西喻蜀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也銑曰太山東岳也主人鬼魄將為國申死力故赴之也而而言西南望者謂從吳望乃在西南也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善曰古詩曰音響何太悲以喻情切而聲悲發於此人當聽我此歎言也聆聽也

情詩五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楚辭曰陽

泉泉兮朱光 翰曰陽景日也微陰翳日者佞臣蔽君明而教令偏促於下以多征役風為教

令也衣者近人之體謂教令偏人也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善曰

言得所也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 向曰此各得其志眇眇客行士遙

役不得歸善曰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安眇眇

得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善曰楚辭曰冬又

日兼葭凄凄白露未晞 銑曰始出謂初出征時徃役久經歷時也晞乾也游子歎

黍離處者歌式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

曰式微式微胡不歸 翰曰游子謂行役者黍離詩閔宗周之衰也式微詩刺不歸也慷

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

嘉賓賓友人也言與友人慨歎相對悲國政也

雜詩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

善曰漢書張竦為陳崇作奏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

向曰扇動除去也

皎皎亮月麗于高隅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周禮

曰城隅之制九雉

興命公子攜手同車

善曰毛詩曰惠

而好我攜手同車

龍驥翼翼揚鑣踟蹰

曰起命公子將同游也

善曰毛詩曰龍驥翼翼揚鑣踟蹰曰善

任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造我友

宅也

光燈吐輝

作曜華幔長舒

燈帳也舒張也

鸞觴酌醴神鼎烹魚

善曰毛詩曰且以醴又曰誰能烹

魚神鼎鐵器不及自滿不炊自沸故曰神鼎烹魚也

絃超子野歎過絲駒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淳于髡

曰昔絲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

翰曰絃琴歎

並超而

流詠太素俯讚玄虛

善曰列子曰太初

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應用

變化無方

銑曰太素玄

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善曰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剖符而仕乎班固漢書述曰漢興柔遠與

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銑曰孰誰克能爾凌也剖符謂合契也言詠讚自然誰能騁我英賢與汝俗士合契而為仕乎

雜詩 五言

傅休奕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步前庭仰觀南鴈翔

善曰漢書沛公攝衣迎酈食其濟曰夜攝去寢衣

空房謂下文述清風與微月故此先言之也清

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

善曰禮記曰繁星依五月生於西

青天列宿自成行

翰曰繁星布於天如人去聲

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

善曰善也列宿二十八宿也喻正位備員也

織雲時髮髻渥露我裳

善曰曹植魏德論曰織雲不形陽光盛戲劉禎詩曰數月垂素光玄雲為髮髻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濡裳

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

善曰善曰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為霜

為霜

文所云繁星謂小人在位者多讒邪之道

浸潤如渥露初霑人衣也復恐
讒積至甚如疑露之結為霜
落葉隨風摧一
絕如流光濟曰讒邪既成則身危也如霜露木
沒矣流光日也此
說夜故云月也

雜詩五言

張茂先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善曰說文曰晷景也
孫卿子曰四時代御

良曰度**東壁正昏中固**五臣**陰寒節升**善曰禮
度數也
之月日昏東壁中左氏傳申豐曰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
向曰東壁星名涸陰謂此時有堅冰

也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善曰毛詩曰
進也**朱**
正月繁霜

火青無光蘭膏坐自疑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
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註曰以蘭香煉膏也無
故自疑曰坐
銑曰朱火燈也青無光謂寒氣

迫之也蘭炷也寒**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善
氣盛故燈夜疑也
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
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衾被也纊
細絲也

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善曰韓詩
為展轉伏枕廣雅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
翰曰遙長也寤言謂卧而語無人應我也

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善曰楚辭曰永思兮
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
向曰長思人事慮興亡之理慨然有歎而獨撫
膺也崇興替
廢慮曾也

廢慮曾也

情詩一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五臣幽房銑曰晨月謂夜

此二詩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善曰古詩曰

為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精魂近寤寐憂容光

向曰佳人謂夫也蘭香也無容光言寂然也

襟懷擁虛靈善作景輕衾覆空牀善曰擁猶抱也

中但抱虛影而輕居歡竭五臣夜促在感五臣

被覆於空牀也怨宵長善曰一云居歡惜夜促爾雅曰竭貪也

感慨心內傷

游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善曰楚辭曰忽反顧

而延佇向曰逍蘭蕙綠清渠繁華蔭綠渚銑

進緩步貌佇立也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

與翰曰夫行不在今取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

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善曰春秋漢合蔡

瞻未集魚已唼嚙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未搖鳥

已翔韓詩曰鶴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鶴木

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

鳥見之長鳴而喜向曰巢居鳥也穴處蟲也

園葵詩

五言

陸士衡

善曰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

齊王固譖機為倫作禪文穎成都王穎救之免死故作此詩以葵為喻謝

穎也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向曰鬱盛也朝榮東

北傾夕穎西南晞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與終始哉

其卿之誠也高誘曰卿仰也誠實也銑曰葵性衛足朝日出則東榮華向東傾夕陽在酉則

傾心向日穎穎心稀日也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善曰毛

露灑灑良曰零落也言露垂鮮澤以沫時逝之月舒光以照之蓋喻君之恩及臣也

柔風戢歲暮商焱五臣作飈飛善曰管子曰東方曰

焱焱曰商風肅而害之濟曰逝往也曾雲無溫

液嚴霜有凝威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

霜之威向曰曾雲無溫液謂重雲無憂幸蒙用也此上四句皆喻在吳被破而來也

高墉德玄景陰素蕤善曰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蕤草木華盛貌也

翰曰至晉蒙天子之德以祿我亦如高牆玄陰之影庇蔭素蕤蕤花墉牆也玄謂墉陰之色玄

黑景影也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

此孤生悲向曰言葵之豐條並於春盛之時落葉後於秋時而衰也心喜晚彫以為

福而且忘孤生之悲也謂從吳來至此孤宦故也

思友人詩 五言

曹顏遠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曹摅字顏遠譙國人也篤志好學參南國

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道等侵掠城邑遇戰軍敗死之據與歐陽建俱以名稱相得故作此詩思之也 良同善注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

五臣

庭除

善曰周易曰密

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 銑曰翳掩也陽景日也除階也

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 良曰纖細

也枯樵木也

稟稟天氣清落落卉木踈

善曰古詩曰

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落毛萇詩傳曰卉草也

感時歌蟋蟀思賢詠

白駒

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毛

長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繫之欲留也 翰曰蟋蟀詩篇名感歲暮也白駒詩篇

名思賢人也

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飄

五臣 俱隨玄陰

閉塞不通為懷人也與迴風俱飛願遠去見友人也

思心何所懷懷我歐

陽子

善曰顏遠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良友惟

建也 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

善曰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廣

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 銑曰精爽之義若測鬼神之深奧文思清機變動入妙理也

白

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

善曰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共操仲尼微言以當

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禮記曰聲不絕于耳 良曰十日為旬月初曰朔微妙之

言絕于我耳。寒裳不足難清揚。五臣未可俟。善曰毛

惠思我寒裳涉秦又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揚眉目之間也

翰曰秦水也俟待也言涉秦不足為難蓋友人眉目待而見之延首出階檐佇

立增想似善曰阮瑀止欲賦曰仲延首以極視

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

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

喜矣不亦去人茲又者思人滋深乎向曰引

領出望但益想其形似也階庭階也檐屋檐也

感舊詩一首 善曰此篇感

曹顏遠 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踈族聚居貧兄弟離

濟曰富貴者雖不肯人皆附之以有所請求故

雖他人亦合也貧賤者雖賢人皆耻之以無所

親望故雖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善曰史記

親乃離也廉藺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

望見廉頗相如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

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

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匿恐懼殊

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肯請辭

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竇嬰太后尉田蚡嬰

蚡以侯居家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

事多效士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銑曰

廉頗失權而門下賓客皆移於藺相如門後復

位門客復來漢竇太后兄丞相竇嬰勢歸於太

尉田蚡蚡雖去職以太后故言事多效人趨勢

利者皆去嬰歸蚡也晨風集茂林棲五臣鳥去

勢利相奪有如此者晨風集茂林棲五臣鳥去

枯枝善曰毛詩曰鴝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優

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皆集於

文選卷之九

三十一

苑已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杻者鳥不棲也良曰晨風鷓也其集於茂林則栖鳥皆懼而去飛就枯枝也今我唯困蒙郡五臣作群士所作皆皆士五臣作皆皆對賓

善曰周易曰困蒙吝翰曰言我困於蒙暗而群賢士子皆背我而走鄉人敦懿

義濟濟蔭光儀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子之光儀向曰敦重懿美也言鄉人重美義濟濟盛多為我庇蔭假與我光儀也對賓

頌有客舉觴詠露斯善同向註向曰詩云有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頌詠此詩臨樂何所歎

素絲與路岐善曰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濟曰今

臨歡樂何所為歎也蓋恐素絲逐染人心有易也路岐與之多失其所以據也

雜詩五言

何敬祖善曰贈答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善曰賈逵國語註曰乘陵也陵亦侵也

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善曰暉素月光也古月暉光燭我牀翰曰清氣微風也暉素月色也

靜寂愴然歎惆悵出五臣游顧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向作忽游顧曰秋物凋落閑夜無友故愴然發歎

出戶游望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善曰垣草也顧望也良曰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

垣牆也俯察下視也良曰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

易墮言可傷也良曰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

垣牆也俯察下視也良曰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

垣牆也俯察下視也良曰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

垣牆也俯察下視也良曰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

垣牆也俯察下視也良曰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

步善曰言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

舉郭子貌充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

之理心達於虛無而覺體輕故若仙步瞻彼

陵上栢想與神人遇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

與神翰曰栢之耐寒而不凋故想道深難可

期精微非所慕善曰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

深遠難可期知精微之理亦非敢所慕也勤思

終遙夕永言寫情慮善曰尚書曰歌永言

雜詩五言

王正長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王讚字正

空掾歷散騎侍郎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善曰蔡琰詩曰北風

至今善曰毛詩曰胡寧安析離也靡靡漸進也言何

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

故參為晉星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

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宋衷

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良

曰國家之事離別我志殊方隔絕過於商參之

星不可相望也昔往鶴鷓鳴今來蟋蟀吟善曰毛

商則辰星也善曰昔往春時相思忽已秋矣善曰鶴鷓鳴春鳥蟋蟀秋吟

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善曰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

不奏誰能宣我心善曰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

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

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向曰師涓古之善鼓琴者以喻不見所思之人

誰復能宣通我心志也

雜詩五言

棗道彥

善曰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穎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

書郎太尉賈充為伐吳都督請為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善曰晉書云

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中庶子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善曰左氏傳晉侯問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向曰吳寇孫氏也殄絕象道也言亂我家國正道

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善曰毛

勞吾軍旅善曰毛氏傳晉藥貞人惟藩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藥貞

漢陽漢水之陽也良曰上宰賈充開國建元也征吳都督江漢而道彥為之從事

士玉帛聘賢良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八十

元士王逸楚辭註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

將與興化致治也濟曰賈充招聘賢士立於軍旅而用之建立元善也玉帛聘賢之重禮

予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善曰韓詩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

中銑曰道彥自謙才非荆山之玉和氏羊質知王者謂謬當進用如非玉登於玉場

服虎文燕作鷲翼假鳳翔善曰楊子法言曰敢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

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詩如羊有虎文色也鷲鳥假為鳳皇之飛既懼

賈充用我懼不當所任怨嗟不堪任重致遠故云怨彼南路長

次限關梁善曰楚辭曰關梁閉而不通僕夫罷向曰悠邈遠也限隔梁橋也

五臣 遠涉作陸車馬困山岡善曰曹子建雜詩曰僕夫早嚴駕楚

深谷下無底高巖僕夫駕車馬入也陟升也

暨穹蒼善曰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註曰暨至

也爾雅曰穹蒼天豐草停滋潤霧露沾五臣衣作霑

裳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傳休奕雜詩曰星露濡我裳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霑

露之滋潤行人拂之乃霜衣裳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

善曰高唐賦曰玄木冬榮顧瞻情感銑曰林深而黑故云玄林

切惻愴心哀傷善曰廣雅曰感傷也士生則懸弧有事在

四方善曰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

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
內傳曰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
有事天地四方也 翰曰弧弓也人生
男子則懸弓於門左示有志在四方也 **安得恒**
逍遙端坐守閨房 翰曰人生志在四方何得引
常道遙閨房之樂也 引
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
義道相引割情行於外 而內之感別難可忘也

雜詩 五言

左太冲

善曰冲于時賈充徵為記室
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秋風何冽冽

五臣作
烈烈

白露為朝霜

善曰毛詩曰
蒹葭蒼蒼白

霜

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

良曰柔條木之
生榮至秋節而

成勁也霜於霜
露葉復黃也

明月出雲崖嗷嗷流素光

善曰
劉楨

詩曰嗷月垂素光
曰崖畔也嗷嗷明貌

銑

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

翔善曰軒長廊之窓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
鳴嗷嗷

濟曰披開軒戶也嗷嗷聲也

高

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

善曰尸子曰八極為局
淮南子曰塊然獨處

翰曰言高志以四海為局小而
終不遂志獨守空堂也塊獨也

壯齒不恒居歲

暮常慨慷

善曰廣雅曰齒年也
向曰壯齒謂
少年也言少年顏色不常居住忽即

衰老故常為歎歲暮謂衰
暮之年也慨慷歎聲也

雜詩 五言

張季鷹

善曰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
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問辟

為東曹掾觀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濟曰晉書云張翰有清才而縱任不
拘時人號為
江東步兵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揔五臣作總翠黃

華如散金良曰總集也吉木之青條蒙密若集翡翠之鳥也華花也嘉卉亮

有觀顧此難久耽善曰西京賦曰嘉卉灌叢爾雅曰耽樂也毛萇詩傳曰耽

樂之義者也良曰雖嘉卉信有可觀見其榮必有衰難久耽樂感之於心也延頸無

良塗頓足託幽深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頓猶止也吳季重

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翰曰引領望榮官之路既已絕矣乃復頓足下流託幽深

居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向曰壯少也貧賤之至若故來

而相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濟曰既以衰暮此歌吟也謳歌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善曰毛詩曰嘒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翰

曰貧賤不遇天之常理亦何謳吟嗟歎所能及也但古人有其貧賤知天命者可以自慰也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良曰蕩洗也蜻精蚬列吟

階下飛蛾拂明燭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蚬鳴雀豹古今註曰飛蛾善拂

燈火也銑曰蜻蚬秋蟲也燭燈也君子從遠役佳人守檠獨善

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曹子建雜詩曰南國有佳人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

人婦人也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善曰古詩

離居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

之火秋取柞柎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向曰言與夫離別而居幾時也燧火也忽疾也房櫳無

改木謂改其鑽火之木也謂經久時也

行跡庭草萋以五臣綠善曰說文曰櫳房室之

綠翰曰櫳亦房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善

之通稱萋盛貌洪南子曰窮谷之洿生以蒼苔說文曰鼃鼃螿也魏文帝詩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曰

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也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曹子建雜詩曰沈憂

令人老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毛詩曰亂我

心曲良曰感此時物憂氣結之於心也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善曰毛詩曰七月流

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為立

秋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杜預左傳註曰

陸道也大火心星名七浮陽映翠林廻焱五臣

月即見西南扇綠竹善曰陽日也向曰浮飛雨灑朝蘭輕

露栖叢菊銑曰蘭菊並香草而龍蟄直暄氣凝

天高萬物肅善曰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蟲坏戶廣雅曰疑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萋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

萬物也尸子曰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草木肅敬禮之至也良曰七月龍蛇蟄藏而夏暄之

氣凝而為霜露秋物凋落天地弱條不重結芳

靡然而高萬物皆被肅殺之氣

蕤豈再馥善曰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時

者已為霜殺不復重結其勁芳草之

華豈能再香也蕤草木華也馥香也人生瀛海

內忽如鳥過目善曰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

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

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濟曰九州外

有瀛海以繞人國言人居於此中死生之疾如

鳥飛於目前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也忽疾也善曰楚辭曰蹇

吾法夫前脩今非世俗之所服蔡琰詩曰竭心

自勗厲向曰孔子在川上云逝者如斯夫不

捨晝夜此此前賢所以自勗善曰

勗勉也前脩猶前賢也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善曰西方為秋而主

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

陰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

銑曰秋為白藏故云素節赤雲起則騰雲似涌

雨能開陰之氣候也啓開期候也

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五臣秋草含綠滋

翰曰寒花菊也彩色也閑居玩萬物離羣戀

也秋草蘭也滋潤也五臣所思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閑居非吾志漢

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時人為之語曰蕭
朱結綬王貢彈冠往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續
書版也班婕妤好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晉灼曰綦履跡也良曰蕭育與朱博為友王

陽與貢禹為密交述此兩事思友
高尚遺王侯
道積自成基善曰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

列子曰而為無治謂之道基也向曰基本也高
尚不仕離去王侯道積於身自成基本也
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善曰莊子曰不離於
真謂之至人又南伯

子綦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不以物與之相嬰
翰曰至道之人不嬰亂於物其餘風足以染學於
此時也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善作湯谷善曰丹氣謂赤
水之氣也淮南

子曰日出湯谷濟曰日出之際東方有赤
氣若迎日也暘谷日出處朝霞亦丹氣也
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善曰毛詩曰暄暄其陰
毛萇曰如常陰暄然翳

與暄古字通論衡曰初出為雲繁雲為翳綦雍
霖賦曰瞻玄雲之唵唵懸長雨之森森良曰
翳翳雲初出貌
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五

作木善曰楚辭曰漱凝霜之密葉日夜踈叢林
森如束翰曰木葉密則枝重葉既踈疇昔歎時
遲晚節悲年促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

末路向曰疇昔少時歎歲時歲暮懷百憂將
來遲晚節衰暮悲年華促也

從季主卜善曰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
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

謁司馬季主請卜
多也將末季主卜之吉凶安在也
銑曰百憂言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
善曰章甫以喻明德
諸越以喻流俗也莊

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
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資取也章甫冠名也

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
資貨也言將此冠適越而貨
濟曰行行入幽荒歐

五臣駱從祝髮
善曰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
越人佐漢漢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

東甌王徐廣曰騶一作駱穀梁傳曰吳夷狄之
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鄭玄毛詩箋曰從

隨也
翰曰入行經於幽荒險阻之路而越人
之浴皆斷髮而此冠則無

用矣甌越名駱越王姓也
窮年非所用此貨將

安設
善曰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
曰窮年忘歸向曰冠不用於越將何所

設之此疾時君
瓿零
瓿的
夸瓿璠
上余
魚目笑

明月
善曰言流俗之失也爾雅曰瓿瓿謂之璧
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瓿璠歛維

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淮南子曰隋侯之珠
銑曰瓿瓿瓦也瓿璠良玉也魚目魚之目精白

者也明月寶珠也今越人以斷髮為美時君以
小人為賢亦猶以瓦質夸於良玉瓿魚物笑於

寶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

皆下節
善曰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
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
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

然別矣楚辭曰攬騏驎而下節
翰曰郢中之
歌有陽春巴人二曲陽春高曲和者甚少巴人

下曲和者數千人故知能否斯別亦猶
章甫與斷髮之異而賢者與小人不同流俗多

昏迷此理誰能察

善曰禮記曰不從流俗失俗也 翰曰人皆

不識賢愚之甚殊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

千尋

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關水出

魯陽關分頭山說苑齊王曰大國之樹必巨圍

應劭漢書註曰八尺曰尋 良曰魯陽關名其

善曰說

山峻阻路狹 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

文曰咆

也峭峻也 咆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聒也

齊 淒風為我

日咆號鳴也窮山空山也聒聲多也 淒風為我

嘯百籟坐自吟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

窾是無故自吟曰坐也 良曰淒寒也嘯風

聲也百籟謂諸孔穴草木風所激而為聲 感

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

善曰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踈周易曰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翰曰感此山藪之

物思情多在此險阻復有所懼故易恒常之心

齊曰竭去也見險阻恐有顛墜故戒不虞虞度

也險事不可測度恐有非常 王陽驅九折周文

也挺猶舉也飛岑高山也 走岑岑 音吟 善曰漢書曰琅邪王陽為益州

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善曰漢書杜業上書

向曰經阻勿遲恐墜也言思往古王陽文王之事故戒之於今日也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

懸旌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戰國策

銑曰旅心不定如懸旌於風出覩軍馬陣入聞

善本善曰禮記曰君子聽鼓鞀之聲則作間鞀鼓聲思將率之臣陣或為塵周禮註曰

鞀鞀小鼓也良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善曰

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班固漢書高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濟曰羽檄軍書相通

者神武也長鉞鳴鞀中烽火列邊亭善曰楚辭曰

離王逸曰長鉞劔名也曹植結客篇曰利劔手中一擊兩尸僵說文曰烽燧候表邊有警則

舉也翰曰長鉞神劔名寇敵將至則必鳴於鞀中烽火所以警候遠近也捨我衡

門衣善作更被縵胡纓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

惺曰吾王所好劔士皆蓬頭突鬢垂縵胡之纓向曰衡門衣謂野服今將捨而去之縵胡纓軍

旅之服更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善曰帷謂

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銑曰有何必操

千戈堂上有奇兵善曰呂氏春秋曰士尹施為

面之牆擊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註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鞀工也吾徒之其父

曰吾恃鞀而食三葉矣今徙求鞀者不知吾處

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

也今故不禁也荆適與兵攻宋尹施歸諫而止
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
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擊出也輓履也孫
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也翰曰
何必操干戈乃為用兵坐於廟堂之折衝樽俎
上以運籌策勅敵必滅可謂奇兵也折衝樽俎
間制勝在兩楹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
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
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
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僂顧太師曰為我奏
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
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
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
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
誘呂氏春秋註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
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
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
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註曰制折也漢書杜鄴

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
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賓主之位也良曰
折者折挫前敵衝者衝突於鋒銳也制勝謂制
謀必勝也樽酒樽也俎致肉盤也兩楹謂階間
也言為籌策於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孫子
此乃可制勝也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
兵法曰兵聞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
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翰曰兵權不
尚巧遲尚拙速也垂名謂疆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善曰尚書大傳曰古

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患濟曰羈束猶拘束也

也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善曰張平子四愁
詩序曰衡下車治

威嚴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
民竦息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

御也 向曰下車謂始至 借問此何時胡蝶飛

也四五圓謂經四五月也 南園 善曰莊子曰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司馬

問此何時也胡蝶飛謂春 流波戀舊浦行雲思

時南園謂故鄉宅之南 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

來有固然 善曰漢書曰漢立無諸為閩越王王

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愴愴傷於心度燕即依北

風也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

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魯連子譚子曰物之

必至理固然也 翰曰閩越國人皆刻鏤其身

為蛇文如人衣服也胡馬本北方故心願度

燕也且土風何所習哉蓋由來有之固然也

結字窮岡曲耦耕幽藪陰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

耦謂耕田之器幽藪謂幽遠之藪澤也澤北曰

陰窮深 岡山也 荒庭寂以 五臣 閑幽幽峭且深凄風起

東谷有滄 興南岑 善曰毛詩曰有滄萋萋興

滄與夙同說文曰山有穴曰岫 良曰荒庭謂

草木生於庭也幽遠之處山峯峭峻入之復深

也 向曰滄起雲貌 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

言有雲起於南岑也 善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

維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曰雖鳴也擁條謂抱樹也
翰 磳善從 壑無人跡

荒楚鬱蕭森 善曰長笛賦曰人迹罕到說文曰
向曰荒草也木叢

生曰楚鬱盛多 投未 盧循岸垂時聞樵采音 善

也蕭森條長貌 左氏傳曰楚公子弃疾過鄭楚芻牧樵采不入

田不樵樹不采 執杜預曰執種也 濟曰投棄

也耒耕具也言弃耕而循其 重基可擬志廻淵

岸邊時聞樵采之人歌音也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顧子曰

可比心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深使人志清 良曰

重基山也其高可以擬志廻淵 養真尚無為道

深淵也其清而深可以比心也 勝貴陸沈 善曰曹植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

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 合萬物皆化人孰得無為哉韓子解老子曰所

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慎子

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

奈愚何也若比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

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

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其市

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也

翰曰養真謂任性縱逸所尚於無為也道勝謂

道之勝者所貴隱身也陸沈謂無水而沈淪於
山林 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善曰風俗通曰
也 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判定可繕寫者以
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
奮藻長揚賦曰籍翰林以為主人 銑曰竹素
皆乃古人所用書之者言游思古人典籍也言
園謂廣也翰筆謂寄文辭於
筆墨之林言林者謂多也
黑蛟 麗 躍重淵 商羊 儻野庭 善曰淮南子曰犧
牛駢毛宜於廟牲

其於致雨不若黑蜮高誘曰黑蜮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告趣治溝渠脩堤防將有大水為災須臾大霖水溢汎諸國傷害民人唯齊備不敗也向曰蜮地也生於深淵若踊出則致雲雨商羊鳥亦致雨水也皆天將降雨候

飛廉應南箕豐

隆迎號屏 善曰楚辭曰後飛廉兮使奔屬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屏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屏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而雨下也翰曰飛廉風神應於南箕星謂好風故也豐隆雷神號屏雨師故雷神迎之風雷雨相成

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 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助也

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高誘曰八方之極也良曰八極四方八角也四溟謂四海也謂天下雲

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 善曰言今淫瀾起也

階下 二旬水洪散漫亞乎九齡也鄭玄詩譜曰堯之末流水九年萬國不粒

伏泉涌堂上水衣生 善曰高誘淮南子註曰蒼苔水衣也良曰伏潛也

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 善曰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

害也水方為害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墊墊溺皆病水災向曰洪大也潦雨水也墊溺也言大水浩浩然方為患害下人懷昏弱之情也

沈液 水浩浩然方為患害下人懷昏弱之情也

漱陳根綠葉腐 善曰秋莖善曰陳根可拔

秋莖 善曰陳根可拔

里無曲突 沈液雨水也言款蕩蕩草根皆陳萎也而木葉之莖以水久注亦以腐爛也

煙路無行輪聲

善曰漢書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

已頽壞則竈之曲突水所奔流故無聲也

環堵自頽

毀垣閭不隱形

善曰禮記曰儒者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牆也釋名曰墉容也

所以蔽隱形容也

良曰環堵人之小室也垣

牆也閭里門也皆頽毀故人

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瑾瓊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

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王薪貴於

桂謂者難見如鬼王難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

腐而不可食也良曰燼薪也紅粒米也謂有

水災生者失業故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尋之桂

而米亦貴

君子守固窮在

善曰

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晉成鱗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

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

銑曰君

雖榮田方贈

慙為溝壑名

善曰說苑曰子思居衛緼袍無裏二句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

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後聞忘與不如遺弃物於溝

壑後雖貧不忍身為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向曰君子固窮雖有贈惠之榮慙為此名也

取志於烏陵子比足

五臣

黔婁生

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蠶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

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履妻辟

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曰無見也仲子自織履妻紡纊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

續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清節不求進 翰曰於陵子仲隱於陵地楚王聞其賢使持百金聘之不受黔婁先生亦賢人魯公使致禮粟三十鍾將用爲相先生辭而不受故景陽慕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雜詩下

時典詩 五言

盧子諒 名謀 翰曰時典感時物而與喻情也亦雜詩之類

圓象運悠悠方儀廓 善曰楚辭曰歲豐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在天成象故曰圓象天地曰兩儀故曰方儀也賈逵國語注曰悠悠長也爾雅曰廓大也 向曰豐豐 忽忽歲暮游原 行進也悠悠遠也運動也

采蕭藿

善曰楚辭曰歲忽忽而道盡毛詩曰歲

蕭蒿也藿菽也

銑曰游於原野也北踰芒五

蕭香蒿也藿豆苗也

皆水名善曰芒山名也河及伊洛

作與河南臨伊與洛

善曰芒山名也河及伊洛

山疑霜露蔓草悲風振林薄

善曰楚辭曰激凝霜之紛紛

采五臣作芬華落

善曰楚辭曰激凝霜之紛紛

日陳柯撼以改舊撼凋柯貌

所華切字書曰采

垂也如極切齊曰撼撼葉落聲也

零落也采

落貌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

善曰毛詩曰冽

列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流急曰激

毛詩曰率

彼曠野毛萋曰曠空也

向曰下泉流泉也激

急列寒曠寬增益也言流泉至於秋則急流

而清澈也寬野之中益以遼遠踈索然也

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嶠

善曰文字集

遠也荒謂野中多

翰曰遐

草也崖嶠邊畔也

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

莊子曰形變而有生又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善曰言已澹乎同

爾雅曰感動也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也

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善曰言已澹乎同

而已莊子曰澹而靜乎漠而清乎王逸楚辭註

曰恬安也恬與澹同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雜詩二首
五言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善曰結構也問君何

能爾心遠地自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爾助語

也遠謂心自幽遠雖處喧境如偏僻也

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向曰菊香草黃華可以泛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直意欲辯

已忘言善曰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

情王逸註曰真本心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

也得意而忘言

也飛鳥晝游而夕相與歸于山林此得天性自

任者也而我欲言此真意吾自入真意也故

遺忘其言而無言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善曰文字集略曰裛全衣香也然露全

達世情善曰亦謂之裛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毛

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毛萇曰非我無酒可

以忘憂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浮

萍之隨波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識世情良曰掇采英花也菊有佳色故乘裛露而采之

善曰結構也問君何

良曰廬室也

也遠謂心自幽遠雖處喧境如偏僻也

向曰菊香草黃華可以泛

此還有直意欲辯

善曰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

言者所以在意

也飛鳥晝游而夕相與歸于山林此得天性自

任者也而我欲言此真意吾自入真意也故

遺忘其言而無言也

善曰亦謂之裛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毛

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毛萇曰非我無酒可

以忘憂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浮

萍之隨波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識世情良曰掇采英花也菊有佳色故乘裛露而采之

良曰獨酌獨進杯也

日入羣動息

善曰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之日入羣動而夜息天之

道也杜育詩曰臨下覽曹子建贈白馬王彪

詩曰歸鳥赴喬林銑曰衆物之羣動者日入

皆息故歸鳥趨飛於林而嘯嘯善作東軒下

鳴也此自合其真理故言之嘯傲善作東軒下

聊復得此生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嘯傲遺俗羅

生得性之始也向曰嘯傲超逸貌軒擔也

言自超逸於東檐之下聊復得此達生之樂也

詠貧士 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善曰孤雲喻貧士也

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楚辭曰麟浮雲之相伴

王逸註曰相伴無依據之貌也翰曰萬類各

有所託附而孤雲迥出獨暖暖虛中滅何時見

無所依蓋以喻貧士也

餘輝善曰王逸楚辭註曰暖暖昏昧貌陸機擬

暗昧游於虛中終以消滅何復見良曰暖暖暗貌言

有光輝也謂貧士無榮富之望朝霞開宿霧

衆鳥相與飛善曰喻衆人也銑曰早朝夜氣

爲也朝霞謂早時遲遲出林翻未夕復來歸善曰

宿霧謂夜氣也遲遲出林翻未夕復來歸善曰

貧士向曰此謂困鳥遲遲緩舉其羽未夕量

來歸謂不及衆鳥之次貧士亦不及衆人也量

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

悲善曰左氏傳晉荀吳曰量力而行又向戌曰

苦但傷知音稀楚辭曰已矣國無人兮莫我知

濟曰貧士量其微力守其故跡不爲營求常苦

饑寒知我者且無矣則爲歎何所悲也轍

讀山海經

五言 翰曰山海經者所記衆山百川草木禽獸之書著讀之

因而發詠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踈

善曰上林賦曰垂條扶踈 銑曰此先述

時候扶踈謂枝葉四布貌

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

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善曰

漢書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 良曰衆鳥皆欣此茂林之扶踈而我亦愛我所居蓋各得其所 向曰大路車馬行多故轍跡深也頗少也言窮巷之曲隔此大路少能迴故人之車以過我也謂所

居幽

歡言酌春酒摘

善作

我園中蔬

善曰張協歸舊賦曰

苦辭既接歡言乃周毛詩曰爲此春酒 齊曰蔬菜也

微雨從東來好風

善曰夏之

與之俱

善曰開居賦曰微雨新晴 翰曰夏之暑熱風雨俱來清條煩氣故曰好風

善曰周王傳穆天子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善曰周王傳穆天子傳也山海圖山海經

也

銑曰泛溥也周王傳謂周穆王傳也穆王車轍馬跡徧於天下故先溥覽之然後流目於

山海經也

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善曰莊子

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又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毛詩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向

日讀此書俛仰之間終見天下之事可謂樂也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五言 善曰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

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荅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日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謝惠連

落日隱櫺楹升月照簾櫳善曰毛詩曰如月之

疏也 翰曰 團團蒲葉露析析先 振條風善曰

日野有蔓草零露團團兮楚辭曰秋風兮蕭蕭 躒

寄芳兮振條 良曰團團露貌析析風聲 躒

足循廣除瞬 舜 目曬帝曾穹善曰呂氏春秋

王康王躒足警效聲類曰躒躒也登樓賦曰循

階除而下降說文曰除殿階也又曰瞬開闔目

也蒼頡篇曰曬索視之貌也穹天也 向曰躒

足謂案步也除庭也瞬目謂動目也曬視也曾

穹天也案步循行於 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

善曰毛詩曰俾彼雲漢曹植九詠註曰牛女為

夫婦七月七日得一會同也毛萇詩傳曰彌終

也 銑曰雲漢天河也靈匹謂牛女 遐川阻昵

相匹耦也謂終年闕於相從會合也 遐川阻昵

五臣 愛脩渚曠清容善曰曹植九詠註曰織女

作湄 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蒼頡篇曰曠踈

曠也 翰曰遐長湄親脩遠曠隔也謂長川阻

其親愛長者隔於清容儀 弄杼不成藻聳轡駑前

也長川遠者皆天河也 弄杼不成藻聳轡駑前

從 善曰古詩曰纖纖携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

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王逸楚辭註曰蹤軌也

濟曰弄杼謂織也藻文聳踴也言憂此又昔離曠故織不成文聳踴龍響馳赴前蹤也

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善曰昔離迄今會而秋已良曰今夕一聚明晨復離故云今聚夕無雙也

難又悰音琮善曰傾河天漢也陸機擬古詩既迴歡樂未終如淳漢書註曰幹轉也字林曰

款誠也意有所欲廣雅曰悰樂也向曰傾邪款憂也天河將斜易為迴轉謂向沃若靈駕旋

曉也故愛情難為又樂即見分離沃若靈駕旋

寂寥雲幄空善曰毛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翰曰沃若龍行貌靈駕旋謂牛女龍駕各還歸

也寂寥空虛貌靈幄帳也此會合於天而言雲者故其宜也言別離

之後雲幄已空也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

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善曰郭璞曰砧木質也然此砧為搗帛之質也

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猪金切爾雅曰砧謂之度銑曰室之高深動聲響切也楹柱也楹

長故欄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善曰說文曰題額也翰曰芳

高也香也運杵用力故有微汗言雙者兩人對為之

純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善曰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裁用笥四中刀

縫為萬里衣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良曰笥箱也夫在遠方故云萬里衣

盈篋苦自余手幽緘候五臣君開善曰說文曰君開善曰說文曰君開善曰說文曰

緘束篋也古咸切濟曰篋亦箱也君開善曰說文曰君開善曰說文曰

盈蒲也自猶出也幽密緘封侯待也

昔不知今是非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昔不知今是非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

長短往舊所裁不知今是與非也疇音謂舊日

南樓中望所遲

去客 五言 善曰謝靈運游名山志曰始寧又

北轉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登樓望所待客未至故作是詩遲待也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為誰思臨江遲

來客

善曰楚辭云日杳杳以西頽路長遠而窘迫窘無所舒志也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遲猶

思也 銑曰杳杳遠貌漫漫長貌迫近也喻衰

老而長逝之路近也故云登樓為與我別所期誰思但臨江待客以寫憂思也

期在三五夕

善曰陸機贈馮文熊詩曰問子別也禮記曰月者三五而盈也

圓景早已滿佳人殊

五臣作猶未適

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粲已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

來杜預左氏傳註曰適歸也向曰客與我別時所期十五日也今已至期猶復未至也三五

十五日也圓景已滿謂至期也即事怨睽苦攜佳人謂君子也適謂適所意也

感物方悽戚

善曰即事即此離別之意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

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周易曰睽乖也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

離也感物謂上頽日長路也悽戚憂也孟夏

非長夜晦明如歲隔

善曰楚辭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兮若歲良曰

心有所待時必易久故自
夜至明若隔於一歲也
瑤華未堪折蘭若已

屢摘善作摘善曰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
以遺乎離居又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

馨兮遺所思翰曰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
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以贈

遠未堪折謂孟夏時未花也蘭若亦香草
比君子故屢摘以相思欲贈遠若其也

莫贈問云何慰離析先歷切善曰楚辭曰媒
絕路阻言不可結而贈也

毛萇詩傳曰問遺也又曰慰安也杜
育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

搔首訪行人引領魚良覲善曰毛詩靜女曰愛而不見搔
首踟躕爾雅曰覲見也良覲謂

見良人也齊曰雖蘭若屢摘而道路遠阻莫
能贈而問之何以慰分離之情也登樓望遠訪

於行路之人引領之
問冀良友之可見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五言 銑曰田南樹立植種

也引流水種木為援如牆院也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病亦

五臣園中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琦曰胡孔明
作丘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

同所以養病傲士說文曰痾病也向曰樵採

隱逸之人俱在於山所為不同園中善作屏氛

雜清曠招遠風善曰范曄後漢書仲長統曰欲
上居清曠以樂其志廣雅曰曠

遠也濟曰屏去氛穢上室倚北阜啓扉面南
喧雜招求幽遠之風

江善曰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良激澗代

汲井插撞當列墉翰曰激澗灑水上高處用之

周牆也列羣木既羅戶衆山亦當對善作窓向曰

羅列於門衆山靡也趨下田五臣迢遞瞰高峯

善曰西京賦曰澶漫靡迤銑曰靡寡欲不期

也細走貌迢遞高遠貌趨走瞰視也

勞即事罕人功善曰少私寡欲即事即此營室

夫晝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濟曰思

之少欲不期為勞就此山事希用人力也即就

罕希功唯開蔣生徑求懷求羊蹤善曰三輔決

力也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

二仲皆控廉逃名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良曰

將開此徑長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五臣同日

懷此蹤也莊子曰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

言也八年而不知死生九年大妙郭象曰妙善

同故無往而不冥也翰曰賞心之樂不

可忘者則妙善之道所望同於古人也

齋中讀書五言善曰永嘉郡齋

謝靈運銑曰齋靜室也

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善曰郭璞遊仙詩曰

嗣書曰夫嚴子者漁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

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也向曰京華帝

都也言昔游帝都丘壑之矧乃歸山川心跡雙

寂漠善曰爾雅曰矧况也楚辭曰野寂漠兮無

專斷皆歸

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

善曰張衡四愁詩序

開靜也

日諍訟息鬻子日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也

來游卧疾豐暇豫翰墨時閒作

善曰國語優施日我教茲暇豫之事

君韋昭日暇閑也豫樂也歸田賦日揮翰墨以奮藻兩都賦序日時時閒作

也豐多也翰墨文章也

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詭

善曰賦日觀古今於須臾毛詩日善戲謔今不為虐

既笑沮

樂

善曰論語日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日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

事而甄豐子尋劉歆于茶復獻之莽誅豐父子

投茶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楊雄校書天

祿閣上理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

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為之語日惟寂惟漠自

投于閣潘安仁夏侯湛誄日執戟疲揚

讀書見長沮桀溺之耕笑其苦也見揚子雲校

書天祿閣又晒其勞也晒亦笑也執戟

子雲為郎執戟宿衛耕稼即桀溺也

萬事難

並歡達生幸可託

善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

司馬彪曰傀大也情在無故

日大傀音瑰

翰日萬事有分不可並得

歡樂且達生理自守真性乃可託於時也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

五臣作磎

石瀨

茂林脩竹

五言善作脩竹茂林

向日新營所住則前篇激

流植援

之處也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善曰方言曰躋登也論衡曰幽居靜處恬

憺自守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躋曰躋升也築謂築土為室

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善曰遊天台賦曰踐莓苔之滑石又曰

援葛藟之飛莖毛萇詩傳曰捫持也 齊曰苔石上青苔雜以泉水故滑也誰能步者言不可

行於上葛之條蔓細弱上高孀孀秋風過萋

下深恐有顛墜也捫攀也善曰楚辭曰孀孀兮秋風王逸註曰

萋春草繁善曰楚辭曰孀孀兮秋風王逸註曰 美人游不還佳期何由敦

吹貌萋萋草盛貌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夕

張方言曰敦信也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夕 敦厚而相叙也覽此故思友人也芳塵凝瑤席

清醕滿金罇善曰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

此醕矣埤蒼曰滑美貌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

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向曰芳塵輕塵謂

人不在輕塵徧席如凝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

翻善曰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攀桂枝兮聊

徒為攀援誰與共之翻援也 結念屬霄漢孤

景莫與諼音喧善曰言所思念邈若霄漢孤

孤影但吃糜肝肺毛萇詩傳曰諼忘也張翰詩

曰單形依孤影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云屬 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無友俯濯石下潭

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諼言也普秘切 仰看條上援良曰俯則洗心神於石

也濯洗也鼻
水暴至聲
早聞夕颺急晚見朝日暎土論反善曰楚

辭曰暎將出兮東方王逸註曰日始出其形暎暎而盛大也翰曰山林深暗故雖早風如夜也

雖晚見日如朝時初出光也暎日初出貌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

向曰山崖欹傾蔽日光難久留也感往慮有復

理來情無存善曰言悲感已往而夭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苦來而物我俱喪

故情無所存往謂適彼可悲之境也翰曰感往昔之事而思慮有所及復恐物理之失也至

於真理來合得喪同庶特五臣作持乘日用得以慰

營魂善曰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郭象曰

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東或為居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鍾會老子註曰經護為營也向曰

庶近也恬澹無為不知所用於心謂之日用此道可以近持於身乘而行之以慰心府魂神也

匪為眾人說冀與智者論善曰司馬遷書曰可為智者說難為俗人

言銑曰此道不可與俗人說之當與智者談也

雜詩一首

王景玄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徽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

才除南平王鑠右軍咨議徽素無宦情並陳疾不就江湛舉為吏部郎中

良註同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東南有思

婦舞賦曰遠思長想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珥筆華軒韋昭漢書

註曰軒檻上板也 濟曰臨高臺憑華軒長弄
想夫也軒樓上鉤欄也華者有華飾文彩也

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 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
哀歌和漸離張平子書

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也 箕箒留江介良人處
翰曰相思之苦言也

鴈門 善曰箕箒婦人所執也國語曰吳王夫差
伐越越王勾踐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

勾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箒以備姓於王宮說
文曰箕箒也箒糞也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

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
酒肉劉渠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漢書有鴈門郡

翰曰箕所以簸揚物者箒掃除地者此婦人所
執以事夫也今言執此物留居江間夫在北塞

相去遠也 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温 善曰曹植
介間也 贈丁儀詩

曰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 向曰夫不憶無
衣之苦但知自服狐白之裘而為温也亦喻君

之自温而不知下人之寒苦也 日暗牛羊下野
狐白謂狐腋之白毛以為裘也

雀滿空園 善曰毛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古
猛虎行曰日暮不從野雀棲 銑曰

日暗牧牛羊之人皆下而歸野鳥皆滿
空園咸有匹偶安其栖息而我且孤也 孟冬寒

風起東壁正中昏 善曰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
壁中 良曰東壁星名十月

則日昏時見於南故 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
云中昏傷歲暮也

平 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楚辭曰廓抱景
而獨倚 濟曰朱火燈也景影也言燈獨照人

抱影多 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善曰毛詩曰
愁也 亂我心曲古

詩曰所思在遠道 翰
曰所思不見復何論也

數詩 五言 翰曰數從一為首累
至十以為文理述其所情也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

善曰家語孔子曰恭敬忠信四者可以正

國豈特一身漢書王衛尉曰蕭何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所有又曰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也二年從車駕齋祭其泉宮

善曰漢書曰元延二年行幸其

泉賦曰正月從上其泉祭邕獨斷曰不敢指斥天子故但言車駕漢書曰武帝作其泉宮中為臺置祭具以致天神也銑三朝國慶畢休沐

曰漢有其泉宮祈祭之所也還舊邦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食於三朝之會安世休沐未嘗出王粲贈蔡子篤詩曰疾舊邦也向曰三朝謂正朝也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是也國慶謂朝會既畢乃止

若飛鴻

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石崇還京詩曰迅風翼華蓋飄飄若鴻飛向曰四牡

四馬也富貴榮華故光曜長路其蓋輕疾如鴻鴈飛五侯相餞送高會集

新豐

善曰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棧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曰漢王置酒會三輔舊事曰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商人立為新豐也良

曰新豐

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

善曰周禮曰凡六樂者文

之以五聲鄭玄曰此固所以存六代之樂史記侯羸曰公子自迎羸羣衆廣坐之中嵇康贈秀才詩曰組帳高褰濟曰六樂謂

六代樂也組縉綬之屬以繫帳也

庭下列歌鐘

善曰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履躡

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

重善曰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應璩與公琰書曰繁

俎綺錯羽爵飛騰翰曰周官食醫掌和八珍之齊盈滿也彫俎器也肴膳也謂其品色多名

如綺文紛飾**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善曰尚書

曰敦叙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張載送鍾參軍詩曰善建理不拔闡道播徽

容濟曰遲**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善曰漢

待徽美也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又曰司馬安巧善宦

四至九卿向曰學十年曰大成言無就者謙也善猶良也十者小數

之極故數詩至此而止五言翰曰麻公

翫月城西門廨善作中府也特昭為秣陵令

鮑明遠善作**始出**善作**西南樓纖纖如玉鉤**善曰西京雜記

值圓巖而似鉤蔽脩椽如分鏡王逸楚辭註曰曲瓊玉鉤也向曰月初出於西南纖纖然有

似玉**未映東北墀娟娟似娥眉**善曰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

赤墀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毛詩曰螭首娥眉向曰出於西南固宜映東北階也娟娟明媚貌

此月初出光微也**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窻**善

珠櫳以珠飾疏也瑣窻窻為瑣文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第舍窻牖皆有綺疏青瑣也翰曰

蔽隱於欄檻阻於窻牖珠者節之以珠瑣者畫之以文也**三五六時千里與**

君同善曰六十六日也釋名曰望滿之名月大十六日

月馳驚千里不能改其處銑曰謂從微至明也三五十五日也千里與君同者言思友朋遠與

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五臣善曰衡斗中

也陸機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曹植七哀詩曰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翰曰衡北斗也漢

天河也夜久將迴旋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

入於帷戶之中也善曰言歸華先委為露所墮別葉早辭為風所

隕華落向本故曰歸華葉下離枝故云別葉王

逸楚辭註曰委棄也冀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

流歸末向曰此言菴月之時見草木華葉皆

早委風露而落也歸別皆落也委著

也亦如人從微至著終見衰謝也客游厭苦

辛仕子倦飄塵善曰陸機答張士然

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五臣善曰禮記曰晏子漸衣以朝字林曰醞私宴飲

也方言曰慰居也相如工琴而處蜀故曰蜀琴

發五臣善曰禮記曰晏子漸衣以朝字林曰醞私宴飲

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五臣善曰禮記曰晏子漸衣以朝字林曰醞私宴飲

也方言曰慰居也相如工琴而處蜀故曰蜀琴

發五臣善曰禮記曰晏子漸衣以朝字林曰醞私宴飲

也方言曰慰居也相如工琴而處蜀故曰蜀琴

發五臣善曰禮記曰晏子漸衣以朝字林曰醞私宴飲

客歌郢中故稱郢曲也宋玉笛賦曰師曠將為

白雪之曲也又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濟曰休

息公務之日宴樂私家之辰奏此琴曲以自娛

也齊謂洗濯神思也抽猶奏也白

雪陽春並曲名郢國名繞猶弄也

看乾酒未缺

五臣善曰禮記曰晏子漸衣以朝字林曰醞私宴飲

金臺五臣善曰禮記曰晏子漸衣以朝字林曰醞私宴飲

啓夕淪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

人善曰看雖乾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啓夕波

為淪陸機漏賦曰伏陰蟲以承波吞怕流其如

掇良曰看膳已乾而酒情未終金壺之水已

開滴漏言夜將盡矣軒車也言迴車將歸復駐

輕蓋而留酌以待情人情人友人之間離者缺

終也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銅為

之故曰金壺啓開也淪猶盡也

始出尚書省五

文選三卷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眺兼尚書
殿中郎高宗輔政以眺為諮議
領記室高宗明帝也
翰曰眺
為尚書殿中郎故出尚書省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

善曰休明謂齊武皇帝也左氏傳曰王孫

滿曰德之休明蕭子顯齊書曰眺解褐豫章王
行參軍然王故朝也左思七牧曰開甲第之廣

表建雲陛之嵯峨
翰曰惟思也休
明謂武帝時雲五雲殿也陛階也
既通金闈

籍復酌瓊筵醴

善曰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應
劭漢書註曰籍者為二尺竹牒

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
入也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扉坐瓊筵漢書曰楚

元王敬禮穆生等穆生不嗜酒
每置酒常為
穆生設醴
銑曰金闈金門也謂懸名於門

乃通出入所謂禁門也瓊筵謂天子宴
羣臣之席言瓊者珍美言之醴酒也
宸景厭

照臨昏風淪繼體

善曰宸北辰以喻帝位也蕭
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文惠太

子長子武帝崩王即位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
下土尚書曰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廣雅曰

昏亂也又曰淪沒也公羊傳曰是子也繼文之
體守文王之法度
向曰宸帝居也景日也天

子比於日以照臨天下也言厭者謂武帝崩也
武帝既崩鬱林王昭業即位昏亂淪溺不紹帝

體
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

善曰漢書息夫躬
絕命辭曰虹霓耀

兮日微張晏曰虹霓邪陰之氣也而有照耀以
蔽日月方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戰國策張儀

說秦王曰清濟濁河足以為阻孔安國尚書註
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清濁異色混為一流

亦喻讒邪之穢忠正也
濟曰紛虹邪陰之氣
亂蔽朝日而濁河之水穢清濟之水皆喻鬱林

王之昏濁
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薺
善曰言防
衆口實由

寬政雖遇餐茶之苦更同如薺之其時明帝輔政故曰寬也左氏傳陳公子完謂齊侯曰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仲長子昌言曰有軍興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殺用焉如此則清脩絮皎之士固當食茶監膽枕籍菁棘毛詩曰誰為荼苦其甘如薺良曰厲王暴虐殺國人以止謗者召穆公諫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王不聽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比之於薺林王則猶為寬政矣人苦其政甚於餐茶方之苛法則餐茶草如薺焉茶苦草薺其草

英衮暢

人謀文明固天啓

善曰英衮謂明帝也初為尚書令故曰英衮蕭子顯齊書

曰明帝以太后廢鬱林王及海臨王而即位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左氏傳曰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向曰衮三公服也暢通也時明帝為丞相輔國政故云英衮也通於人謀謂國

人謳謠願明帝即位而明帝文明之德天啓之也謂受太后教廢鬱林而明帝立

青精翼

紫鞞

大黃旗映朱邸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然青即蒼也齊木德故蒼精翼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方言曰韓楚之間輪謂之鞞徒計切天子之車以紫為蓋故曰紫鞞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史記曰諸侯朝天

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曰代王入代邸諸侯王朱戶故曰朱邸

旗瑞雲也皆王者將興之符應也翼輔也紫鞞天子車也朱邸明帝所居謂青精輔車黃

旗映於帝宅此謂明帝將即位之時端也

司隸章復見東都禮

善曰東觀漢記更始欲北還觀

三輔官府吏東迎維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為長安所笑見司

隸章復見東都禮

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粲然復見官府儀體賢者蟻附也

將軍以光武為司隸校尉三輔府吏比皆東迎漢光武於洛陽也言明帝自丞相即位下人願之亦

如漢光武也故還復見此儀禮也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

善曰文賦曰佇中區以玄覽說文曰洒滌也良曰中區中國也泰大也言明帝即位聖政流

通下人信可昭明洗滌穢濁也趨事辭宮闕載輕生謂下人也諒信昭明也

筆陪旌祭音啓善曰謂出殿中而為記室也事如是慎子曰趨事之有司賤也禮記曰史載

筆士載言司馬彪續漢書曰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劔祭戟為前行韋昭漢書註曰

祭戟也齊曰眺自尚書殿中郎明帝以為諮議領記室故云載筆陪旌祭旌祭門之列戟也

筆謂眺以文吏職周筆為務也初趨走王事既

見功成將歸邑里故辭宮闕也語合在旌邑里祭之下今在上者逐文之便也載用也

向䟽蕪寒流自清泚善曰鶚冠子曰士之居邑說文曰泚清也且禮切向曰眺之邑里人物

向䟽居處荒蕪謂別離久也清泚秋水流貌也

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上善曰毛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廣

雅曰方正也毛萇曰泥泥沾濡也翰曰衰柳自喻也沈沈茂盛也泥泥濡也謂雖衰老尚為

君王所顧猶為茂零落悲友朋歡虞讌五臣作盛恩澤霑濡也

兄弟善曰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虞與娛通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

銑曰又辭邑里朋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善友零落故悲也

冊石言不移也呂氏春秋曰石可破而不可奪其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赤韓子曰上下相德守

道者皆懷金石之心素絲隨染涕墨子所悲也
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
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曹顏遠感時詩曰素絲
與路岐良曰秉執丹赤石堅也既執忠赤堅
貞之心安能為素絲之乘此終蕭散五臣作因
變而流淚涕也寧安也
垂竿深澗底善曰孫惠龜賦曰汎舟於清冷之
日乘因也翰曰蕭散
逸志也垂竿釣魚也

直中書省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眺
轉中書郎
銑曰直謂宿於禁
中以備
非常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善曰紫殿紫宮也漢
階彤庭西京賦曰赫昡昡以弘敞
向曰紫殿

紫殿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西都賓曰玉
階彤庭西京賦曰赫昡昡以弘敞
天子居也彤庭謂禁中多赤色肅嚴
也陰陰沈貌赫盛也弘敞高大貌
風動萬年

枝曰華承露掌

善曰晉宮闕名曰華林園
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日華曜宣

明又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盤僊人掌也
良曰萬年木名承露掌謂起高臺為仙人形以
掌承盤盤承其露
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善
也華謂日光照也

晉灼其泉賦注曰玲瓏明見貌也東宮舊事曰
窻有四面綾綺連錢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
王逸注曰罔綺文縷也綴綠也網與罔同而義
異也
濟曰綺錢朱網並宮殿之飾也玲瓏踈

貌沈亦

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

善曰淮南子
曰窮谷之汚

生以蒼苔
銑曰紅藥謂所
翻亂蒼青也
茲言翔鳳池鳴珮

五臣善曰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作佩多清響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

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邪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翰曰翔集也鳳池中書省也鳴佩所佩

也玉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善曰登樓賦曰雖

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向曰中書信為朋情以

美然非居室也思丘園以自偃仰也鬱陶春物方駘徒蕩善曰尚書曰鬱陶乎予心

之材駘蕩而不得逐物不反司馬彪曰駘蕩猶

施散也良曰不見朋友鬱陶心憂之也駘蕩

春光也安得凌作陵風翰聊恣山泉賞善曰莊子

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毛詩曰如飛如翰鄭

觀朝雨五言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白常觀復集九

成臺善曰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西京

賦曰通天眇以竦峙勁百常而莖擢薛綜

曰臺名也爾雅曰觀謂之闕呂氏春秋曰有娥

氏有二佚女為九成臺飲食必以鼓也銑曰

朔北也蕭條雨足灑水而隨風貌百常觀高

空闕也九成臺謂九層臺也言雨灑集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濟曰空濛散漫平明振

衣坐重門猶未開善曰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振衣而起周易

曰重門擊柝向曰振耳目暫五臣無擾懷古

信悠悠哉善曰東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毛詩曰悠悠哉悠悠哉毛萇曰悠悠思也向曰未理

事也擾煩也思古人榮衰之理信遠哉也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鯁

善曰成公綏慰情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以匿影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

流鵬鳥賦曰乘流則逝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

薄集龍門下上則為龍不得上曝鯁水次也向曰戢歛希望也龍門之水魚上者則為龍不

得上者曝鯁於水次曝露也眺自喻歛翼而退復望舉首以求貴盛又思失勢如乘流曝鯁者

也動息無兼遂岐路多徘徊善曰言隱勝仕也方猶將也言出處之情有疑

警臨岐路而多惑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銑曰動息猶出處

也出處之道不可兩兼而遂之則岐路方同戰甚多不知所從故徘徊中心可安定也

勝者去翦北山菜善曰言隱勝仕也方猶將也毛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毛萇曰萊草也向曰子夏肥而或有問之者子夏曰吾戰勝人問曰何謂戰勝曰吾入見夫

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胃臆而夫子之義勝故肥也眺欲同之以不仕為

勝故將去采北山之草萊草也明雖草之賤物亦不弃也

郡內登望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眺出為宣城太守翰曰眺出為

宣城太守郡內登望也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善曰張景陽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

圓良曰自問下車始至之日非寒城一以眺直一月謂已經時序也望舒月也

平楚正蒼然

善曰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說文曰楚叢木也鄭玄毛詩箋曰

兼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也濟曰秋氣寒而登城上故云寒城眺望也乎楚木叢也蒼然草木色

也

山積陵陽阻溪

五臣作磳流春穀泉

善曰江賦曰幽澗積

阻沈約宋書曰宣城郡太康中分丹陽立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戰國策曰飲茹溪之流

漢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經註曰江連春穀縣北又合春穀水

山之積重者有陵陽之險磳中所流有春穀之泉春穀水名

威紆距遙甸嶮

岳帶遠天

善曰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廣雅曰嶮岳

高也向曰威紆長曲貌謂山川長曲至於遙甸山高之勢帶於遠天也距至也甸謂去王城

五百里也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

翰曰桑柘木名遠望煙生於中

也 悵望心已極

五臣作傲 恍魂屢遷

善曰蔡邕詩曰暮宿何悵

望楚辭曰招倘恍而永懷招勅驕切倘兄壤切恍恍往切 銳曰傲恍鬼神不安貌

倦為旅平生早事邊

善曰漢書曰霍光結髮內侍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向曰結髮謂弱冠時也旅客也平生早事於邊疆戎馬之事也 誰規鼎食

盛寧要狐白鮮

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晏子春秋曰景公被狐

白之裘坐於堂側良曰規猶取也 方弃汝南

諾言稅遼東田

善曰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南陽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

太守范滂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于遼東皇甫謐高士傳

曰人或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飲食也濟曰後漢宗資為汝南郡守每事委功曹

范滂但唯諾而已今方奔之也管寧至遼東或
人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為飼之其人大慙於
是禮讓大行海表眺
志欲追蹤此事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五言善曰徐勉

曼容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為武昌
太守 翰曰伏曼容為大司馬諮議
參軍出為武昌太守孫權都在此
郡眺聞曼容作此詩遂遙和之

謝玄暉

炎靈遺劔璽當塗駭龍戰善曰炎靈謂漢也典

漢儀禮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寶劔
授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
白蛇劔吳書曰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
奔尚璽投井中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當塗

在世名行四方獻帝紀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
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魏也象
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
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銑曰遺劔璽謂
失位也駭龍戰謂
用干戈圖天下也 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善

論衡曰孟子云五百年有王者興五百年者以
為天出聖期也相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
度明正百官脩治威令流行者也蒼頡篇曰宇
邊也說文曰寓籀文字字也 銑曰千年一聖

人出也謂漢末聖期失於中國但有 鵲起登吳
霸功起於區寓郡縣謂吳蜀魏並起 鵲起登吳
山鳳翔陵楚甸善曰莊子曰鵲上城之垓巢於

故君子之居時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司
馬彪曰垓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東都賦曰
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
故云吳山楚甸也垓居毀切 翰曰鳳翔謂飛

高故比於帝王之興也陵也

楚甸謂吳并楚地得之也

衿帶窮巖險帷芻

盡謀選善曰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帳之中左氏傳

遠啓疆曰趙成中行吳皆諸侯之選也鄭玄毛

詩箋曰選者謂於倫等之中最上也向曰吳

國以巖險為衿帶帷幄謀人北拒溺驂鑣西龕

盡其妙選帷芻謂帷幄也

五臣收組練善曰北拒謂禦曹操西龕謂敗劉備也春秋感精符曰強傑並侵戰

兵雷合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魯地名也時齊

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尚書序曰西伯戡

黎孔安國曰戡勝也龕與戡音義同左傳曰組

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被練

為甲裏也良曰吳北拒江淮故溺驂鑣而難

度此所以隔限中國也驂馬鑣轡也吳西伐楚

戰勝收其組練三千

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盼

五臣作躬字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

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好色賦曰竊視盼

文選三卷

三

也將欲圖中原故曰流英盼

裘冕類禋郊卜揆

崇離善曰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郊四類亦如之孔安國尚書傳曰類事類也又

曰精意以享曰禋毛詩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毛萇曰凡建國必卜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

楚室毛萇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西東視

定卜準極以正南北毛萇詩傳曰崇丘也西都

賦曰外則離殿別寢翰曰裘冕謂衣冠也將

肆類羣后禋祭郊廟山川也卜度其事

崇其離宮別館宮殿之屬以為洪業也鈞臺臨

講閱樊山開廣

善曰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

鈞臺飲酒大歡國語號文公

文選三卷

三

江江上有釣臺顏延年釋奠詩曰即宮廣燕
向曰釣臺臺名臨之講武閱兵車也樊山山名
於此廣為**文物共歲**聲明且葱蒨善曰左氏

曰夫德儉而有度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
銑曰文物聲明謂衣冠禮樂也歲歲葱蒨盛貌
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善曰三國名臣頌曰

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杜預左氏傳
注曰薦獻也翰曰謂三國厭分其土地欲使
文書軌迹同為一統**參差世**五臣**祀忽寂寞市**

朝變善曰魏都賦曰非有斯乎世祀忽謂忽忽
載墓平濟曰參差時不**舞館識餘基歌梁想**
停貌忽疾也寂寞空虚也

遺轉五臣作轉善曰蕪城賦曰歌堂舞閣之
基西征賦曰覓陛殿之餘基歌有繞梁故

曰歌梁淮南子曰秦楚燕趙之歌也異轉而皆
樂高誘曰轉音聲也良曰妙歌者發聲聲繞
梁而塵起故見**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

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善曰茂宰謂伏武昌也言
感之而深遠睠翰曰吳國英雄之圖謀悵
然若此而曼容深思遠有睠想為之發詠

客滯江臯從賞乖纓弁善曰楚辭曰朝馳騁兮
臯良曰幽客眺自謂也纓弁屬曼容也言我
留滯於江畔而相從賞樂遂乖於衣冠之列也

弁衣冠也**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善曰良
詩也鄭玄禮記注曰卮酒器也毛詩曰獻酬交
錯墨子曰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

書也齊曰清卮酒盃也相阻不得為獻酬之
禮而良書不同披讀也良書謂先王典籍也

幸籍芳音多承風采餘絢

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青塵願承風之遺

則馬融論語注曰絢文貌也良曰芳音謂于曼容言也言承其雅風采詠餘美絢美也

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

善曰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辭曰乘鄂

渚而反顧兮王逸注曰鄂渚地名也毛詩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毛萇曰遊行也衍溢也鄭玄

曰常與汝入往游溢相從也翰曰言行役若期至於武昌則當同為游樂也于役行役也鄂

渚武昌渚名也衍樂也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五言淮南王安養士數

千人中有高才八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為八公神

仙傳曰雷被誣告安謀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登山即日升天八

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翰曰王著作融也八公山名也王融登

是山有作眺和之述王導謝玄破符堅事也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

直雙嶂望河澳於六善曰左氏

常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

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

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馬爾雅曰小泚曰泚又曰澳隈也銑曰二別大別小別二山也

為漢水所阻鎮也雙嶂二山名為標望於河曲以為固也澳曲也

茲嶺復嶺

屹五分區莫淮服

善曰字林曰嶺屹銳山也潘岳贈陸機詩曰區域以分孔

安國尚書傳曰奠定也
良曰茲嶺八公山也
上說二別雙嶺之阻此述八公山之險也噴岈高
峻貌分其區域以定此
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

淮服之地也奠定也
陸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周禮曰正東
日青州其藪曰孟諸爾雅曰宋有孟諸郭璞

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然孟諸澤在八公山
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以避上文耳謂山

在澤東是也
琅邪臺孟諸澤名距至陸澤也
阡眠起雜樹檀

藥蔭脩竹
賦曰楚辭曰遠望兮阡眠枚乘兔園
濟曰阡眠

遠望貌檀藥竹美貌登此遙望諸山
川而生雜樹復蔭脩竹也起猶生也
日隱澗凝

空雲聚岫如複
翰曰山林幽邃日光隱蔽澗暗
若

重複
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日
善曰王肅家語
註曰高丈長丈

日堵三堵曰雉
呂氏春秋曰客出田駢送之以
日銃曰雉城也山之曲直下不一行陟出入
以見樓城遠近皆

送日則以望之
戎州昔亂萃素景淪伊穀
善曰

左氏傳曰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公曰我姬姓
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素景謂晉也于實搜神記曰金者晉之行也漢
書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入洛也禹貢曰伊洛

漣澗既入于河孔安國傳曰伊水出陸渾山
良曰戎州謂秦符堅也亂華謂亂其華夏也言

符堅伐晉時見八公山上草木皆是兵符堅乃
敗登此山故述堅事也素景晉也晉金德王故

云素景淪沒也晉道淪沒去洛
陽而渡江也伊穀洛三水名
陸監
危賴宗袞

微管寄明牧
善曰宗袞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晉

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
曰唯兄子玄可堪此任於是拜建武將軍兗州

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漢書賈誼上書
曰安有天下陪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陪或
曰陪屋檐也論語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翰曰陪臨也宗衮謂導為三公也宗謂王
融同宗和融詩故云宗也衮三公服也言晉國
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也牧謂謝玄為兖州刺
史亦同破苻堅微無也謂無王導謝玄為兖州刺
猶齊之無管仲則國不理故云微管也
長蛇固
能翦奔鯨自此曝蒲上切五臣作暴善曰八
蛇喻融奔鯨喻堅也羣謝錄曰玄領徐州苻堅
傾國大出玄為前鋒射傷苻堅陣殺苻融左氏
傳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苻食
上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
之人吞食小國也向曰長蛇害人固能翦滅
之也奔鯨大魚吞食小物喻不義也而此道五
魚亦已殺而暴曬之皆謂已破苻堅也

作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倏

善作儵善曰陸機
大暮賦曰播芳塵之

馥馥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
乎翰曰峻高遙遠倏疾也謂王導謝玄道高
而芳塵流於後世功業
遠大而年運倏疾也
平生仰令圖吁
于字

嗟命不淑

善曰平生眺自謂也左氏傳汝叔齊
曰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今圖天

贊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毛詩曰子
之不淑揚泉五湖賦曰底功定績蓋寓令圖毛
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向曰眺自言平生之志仰王謝美謀將為國效
功以清海內嗟命不善遇未能致也
謂不居要職也令美圖謀淑善也
浩蕩別親

知連翩戒征車

善曰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思
賦曰續連翩兮紛暗曖濟

也征軸行車也連翩如鳥飛貌言已似之再遠

館娃於宮兩去河陽谷善曰方言曰吳有館娃

肥遊於河陽別業良曰館娃風煙四時犯霜

宮名河陽谷皆謂眺行歷處也風煙四時犯霜

雨朝夜沐善曰曹植亟出行曰蒙霧犯風塵淮

雨為沐浴也以疾風為梳篦也魏書公令曰沐

浴霜露二十餘年濟曰眺四出外職而四時

皆犯風煙晝夜皆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霜霜雨也沐霑也善曰集云和徐都曹勉

孫子曰秋霜被不凋其秀毛詩曰九月築場圃

翰曰謂年已衰老故云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謂告老將歸田也詩云

九月築場圃故言之善曰

和徐都曹五言善曰集云和徐都曹勉

昧早出新渚銑曰都曹郎徐

免

謝玄暉

宛洛佳遊春色滿皇州善曰古詩曰驅車策

昭結客少年場曰表裏望皇州銑曰宛南陽

也洛洛陽也皇州帝都也時都在江東而言宛

善曰方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曰周曲也 濟曰人皆好桃李之色游其下 故成蹊桑榆茂盛蔭於道路皆而也 周而也 東

都已倣載言歸望綠疇 善曰毛詩曰以我覃耜 倣載南畝毛萇曰覃利

也王肅曰倣始也載事也言用我之利始事於 南畝也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并

為疇 良曰載駕也東都門名謂二疏告老歸 田所別處也眺將欲襲古人之跡故云已始駕

也將歸田里以望綠疇疇田也

和王主簿怨情 五言 翰曰王

主簿名季哲此詩言婦人

謝玄暉 善曰漢書元紀曰賜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 單于待詔掖庭王盧

為關氏應劭曰名盧小字昭君娶女曰聘據單 于而言也琴道雍門周一起絕國掖庭王昭

君所居也長門陳皇后所居也南都賦曰接歡 宴於日夜向曰掖庭長門二官名聘絕國謂

昭君嫁於匈奴失歡宴謂陳皇后 相逢詠 善曰

失寵幽閉長門宮此自喻失位也 相逢詠 善曰

字蕪辭寵悲班 五臣作 扇 善曰班婕妤好怨詩曰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 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良曰古詩云

上山採藤蕪下山逢故夫失寵者相逢各詠此 詩也班婕妤好失寵悲怨作團扇詩言秋 花叢亂

至則扇見弃捐故也臣之失位亦然也 徒使春帶

數蝶風簾入雙燕 五臣作飛鸞銑曰蝶鸞皆 小人尚在位而我獨失倚匹喻 使人尚且在位而我獨見弃置也

賒坐惜紅裝變 善曰賒緩也 濟曰徒懷憂憤 使衣帶已緩年逝顏衰坐自惜

也何時復善作平生善作一顧重宿昔千金賤善曰

用於時也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傳曰楚成鄭子晉者

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晉不顧王曰

顧吾與女千金子晉遂行不顧曹植詩曰一顧

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詠懷詩曰宿昔同衾

裳翰曰平生謂少年日宿昔衰老時也少年

日顧顏色以相重衰老恩移則千金之軀忽

見捐弃亦猶時君不故人心尚爾故心人善作

顧舊臣有功不錄也善曰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不見善曰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向曰故人心尚爾謂君心不也故心人不見

謂婦人之心戀於夫也忠臣之志懇於君也

和謝宣城宣城太守作卧疾詩沈約今和之

沈休文宣城太守作卧疾詩沈約今和之

王喬飛鳧鳥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非

善作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

不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

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

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東南飛來於

善作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禮門內沐休沐也 齊曰建禮 門名晚節休沐歸卧於郊園 賓至下塵榻憂

來命綠樽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子豫 章人屢辟公府不起特陳蕃為太守

以禮請署功曹稚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 接賓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應休璉與曹

長思書曰紅塵蔽於机榻傳玄雜詩机榻委塵 埃漢書東方朔曰臣聞銷憂者莫若酒也 銑

曰言塵者榻 昔賢俸時雨今守馥蘭蓀 善曰字 上有塵也 林曰俸

齊等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 化之者今守即眺也潘正叔贈河陽詩曰流聲

馥秋蘭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也 神交疲夢寐路 良曰馥香也蘭蓀香草也

遠隔思存 善曰莊子曰子綦曰其寐也魂交其 覺也形開說文曰交會也毛詩曰雖

則如雲匪我思存 向曰夢有六候皆魂神所 交也與謝眺相去既遠但神交而已故疲於夢

寐而思慮 牽拙謬東汜浮惰及 五臣西岷 善曰 所存也 梁書

曰隆昌中約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微為五 兵尚書以日之早晏喻年之少老也牽拙率率

庸拙也東汜謂陽谷日之所出也浮惰浮名惰 懶也西岷謂崦嵫日之所入也 翰曰東汜日

初出處比少壯也西岷日入處比衰老也謂少 壯之時牽拙才謬入王事而浮惰疎昧歸於衰

老也反 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 善曰鄭玄毛 歸也 詩箋曰顧念

也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註曰菲薄 也廣雅曰儷偶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

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 濟曰菲輕也 約謙言自顧循揣良為輕薄之才何以偶於良

玉之美也璵 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 善曰解 璠良玉也 朝曰若

江湖之雀渤澥之鳥吳都賦曰刷蕩漪瀾說文 曰刷刮也劉公幹詩曰方塘含清源 向曰願

如鳥游渤澥之水薄刷羽
毛汎弄清波以自取性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思遠為御

史中丞 良曰王思遠有詠月之作約和之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

善曰魏明帝詩曰靜夜不能寐楚辭曰辟

氛埃而清涼

翰

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

善曰

淮南子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說文曰隙壁際也

翰曰光照逐門方故方暉竟

高樓切思婦西園

游上才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魏

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向曰高樓思婦見月

而思切也西園謂魏氏鄴都之西園也文帝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子共游於西園

網軒

映珠

善本

綴應門照綠苔

善曰楚辭曰網戶朱

此當為朱綴今並為珠疑傳寫之誤漢書班婕妤好自傷賦曰潛女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

好自傷賦曰潛女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

軒屋檐也以網及珠綴而飾之應門門名幽閉之所故多綠苔月

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善曰

楚辭曰姤容脩態亘洞房毛萇詩傳曰悠遠貌也 良曰洞深悠遠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五言 善曰蕭

子顯齊書曰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也薨贈丞相揚州牧長子廉字景

諸為世子蔡邕獨斷曰諸侯適子稱
世子翰曰冬節冬至日也約往弔
之傷其聞寂還於車
中作是詩也第宅也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善曰王符潜夫論曰昔魏其之客流於武

安長平之利移於冠軍廉頗程公再盈再虛

向曰廉頗失權門下客皆去是虛也及復位賓

客復來是盈也善曰漢書曰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善曰漢書曰

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為廷

尉客欲往程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相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

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良曰且生者時貴

賤猶復如此而况没死者高車碾未滅珠履故

矣曲池已平謂無人游也

餘五臣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問門壞

作無聲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

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說文曰高車其蓋高立載

之車也史記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濟曰

高車車上蓋高也珠履謂門客皆以珠飾履也

車行則塵起履步則有聲塵未滅者思昔日之

賓階綠錢滿客位

昔特之履步若在耳故也

紫苔生善曰家語曰公自作階孔子由賓階升

豹古今註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蘇或青或紫

一名綠錢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曰

殯於客位粗於庭銑曰綠錢者青苔也紫苔

亦同也無人行故此物皆生也賓階相揖而上

者客位客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善曰禮記

所居處以從先大夫於九原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

在九原西京雜記曰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蹠

不肯前皆以前脚踏地父之滕公懼使卒掘馬
所踣地入三尺所得石擲有銘馬銘曰佳城鬱
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
乎天也吾其即安此乎遂葬焉漢書曰夏侯嬰
号滕公也翰曰九原卿大夫葬地
也鬱鬱松柏盛貌佳城墓之塋域也

學省愁卧一首

五言 善曰學省國學也
梁書曰齊明帝即位約遷
國子祭酒五臣
作直學省愁卧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

善曰廣雅曰陌道也
向曰蕭瑟清風貌闈

門也愁人掩軒卧高牕時動扉

善曰楚辭曰愁人
兮奈何掩猶閉也

軒長廊也 濟曰
軒門也扉牕扉也

虛館清陰滿神宇暖微微

謝靈運齋中詩曰虛館絕諍訟曹植九詠曰蔓
葛茲兮冒神宇王逸楚辭註曰暖曖暗昧貌南
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 銑曰室宇深高
清陰之氣自滿神宇謂其華飾如神也暖微微不明
貌

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欄飛

善曰張景陽雜詩
曰蜘蛛網戶屋魏

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 纓珮空為忝江海事多違

善曰爾雅曰忝
雅曰忝

辱也莊子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
之人也廣雅曰違異也謂乖異也 良曰纓珮
官服飾也忝叨忝也 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善曰山中有桂樹即攀桂枝而聊淹留也韓詩
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薛君曰莫晚也言君之
年歲已晚也 銑曰桂樹芳香而貞
堅故君子尚之年將衰老可以歸休

詠湖中鴈

五言

沈休文

白水蒲春塘旅鴈每廻翔善曰劉公幹雜詠詩曰方塘含白水中

有鳥與鴈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曰旅鴈違霜雪楚辭曰孔雀兮廻翔穀梁曰掩禽旅范甯曰衆禽

也銑曰塘 咬甲所 流牽弱藻欵翻帶餘霜善曰楚辭

曰鳥鴈皆咬夫梁藻應瑒建章臺集詩曰遠行蒙霜雪

向曰咬入水鳥食貌牽以口牽之弱藻草蔓也藻水草也鴈不巢而宿故帶霜也

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善曰上林賦曰鴻鸕鵡鳴浮乎其上也

銑曰日照平湖汎汎有光故鴈之單者逐儔侶浮行於遠光也

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善曰呂氏春秋

曰羣鳥翔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飛則成行 向曰懸高也亂起驚起也 刷羽同搖

漾一舉還故鄉善曰搖漾飛貌也韓詩外傳田鏡曰黃鵠一舉千里烏孫公注

歌曰願為黃鵠兮歸故鄉濟曰刷理也搖漾飛貌故鄉鴈門山也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五言 良曰

沈休文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善曰南都賦曰暮春

曰元巳上巳也 開花已五臣或 巾樹流嚶五臣

具備斯此也 復滿枝洛陽繁華予長安輕薄兒善曰阮籍

字 昔日繁華予安陵與龍陽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孝孫素

謹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嘉字孝孫嚶於耕坊 翰曰逐勢背義志在矜夸曰輕薄也 東

出千金堰西臨鴈鶩

莫陂

善曰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二十五里堰上有穀水鳩朱超石與兄

書曰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脩謂之千金鳩

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竭音竭鳩鳥古切堰一建切然三字義同而音則

異也漢宮殿疏曰長安有鴈鶩陂承昆明下流也向曰千金堰名在洛陽東鴈鶩陂在長安

西游絲映空轉高揚拂地垂綠幘

責

文照曜紫

燕五臣作

光陸離

善曰漢書曰董偃與母以賣珠為事隨母入館陶公主家

因留第中偃謁上綠幘傳講毛萇詩傳曰日出照曜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鸞蘭池劉

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鸞楚辭曰玉佩兮陸離濟曰綠幘寵臣冠其文照曜

於日紫鸞良馬也裝飾有光色也陸離光色貌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

池

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廣雅曰薄至也漢書曰渭

城有蘭池宮良曰

象筵鳴寶瑟金瓶汎羽卮

善曰吳都賦曰桃笙象簾韜於筒中漢書曰莽何羅行觸寶瑟瓶酒器也古樂府辭曰金瓶素

綆汲寒漿羽卮即羽觴也楚辭曰瑤漿密勺實羽觴銑曰象筵簾也金瓶貯酒器也羽卮盃

也上飾以鳥羽文也

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

桑萎蠶飢中人望奈何何曰婦人長袂屢以

旃游不憶蠶之事蠶食曰起萎死也

長袂屢以

拂彫胡方自炊

善曰楚辭曰長袂拂面善留客

彫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臣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翰曰楚辭云長袂拂面善留客也言屢以拂者美人留客之義彫胡草名其實凝味美人自為客炊之

愛而不可見

宿昔減容儀且望忘情去歎息獨何為善曰毛詩曰愛

而不見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郭象論曰忘情於無有之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太

息將何為濟曰事有所阻各據其分故雖情甚愛之有不可見者而宿昔之憂可損人儀容

且遺忘於情愛違而去之亦何歎息也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

陸士衡

良曰雜謂非一類擬比也古志以明今情

擬行行重行行

濟曰此明閨婦之思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向曰悠悠遠貌邁亦行也戚戚憂也言懷

其行人憂思之深也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銑曰徽美音信也

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翰曰緬邈遠也飛沈喻高

下懸隔也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善曰王鮪已見東京賦晨風已見

見上文良曰王鮪魚名晨風鷓屬遊子眇天言魚鳥猶思所居而君何不思歸

末遠善作期不可尋濟曰遊子謂行人也眇遠也言眇在天末久遠之期

不堪尋驚飈塞反信歸雲難寄音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浮

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向曰塞絕也驚風之來絕其反信歸雲之去難以寄音佇立想

萬里沈憂萃我心銑曰佇久立也沈深萃聚也謂深

憂聚於我心也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良曰帶長衿寬言思君而

消瘦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濟曰去去遺情累謂棄所思之累安

居而撫琴言自寬也

擬今日良宴會向曰此蓋勸人仕進以趨歡樂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善曰迎風已見西京賦銑曰迎風館名

言閑夜無事置酒命賓友歡宴於此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善曰

南都賦曰齊僮唱兮列趙女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

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應瑒神女賦曰夏姬曾不足以供妾御况秦娥與吳娃

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翰曰齊僮秦娥皆古善歌者梁甫吟張女彈皆

樂府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善曰列子秦青曲名

齊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又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

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三人薛秦韓之善歌者也良曰棟梁也言清遠之妙四坐

咸同志羽觴不可算濟曰同志謂得意也羽觴置鳥羽於杯以急飲也不

可算言多也高譚善作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善曰霞

向曰爛明也言豈獨譚話綺美人物繁盛亦如朝霞之明也人生無幾何為

樂常苦晏善曰秦嘉答婦詩曰憂艱常早至為樂常苦晚銑曰晏晚也言人生在

世苦知為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善曰尸子曰使雞伺

晨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翰曰譬如雞之伺晨當及早人之

為樂須及少也曷為恒憂苦守此貧與賤善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良曰曷何也何須憂
苦守道以居貧賤

擬迢迢牽牛星

齊曰此述思婦之情
託牽牛以明之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

善曰晏子春秋曰星
之昭昭不如月之暖

暖毛萇詩傳曰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
盛微步而光輝於天良曰昭昭明貌清漢天

河也粲粲衣服鮮潔貌行於天上故云光天步

顧而向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
齊曰牽牛在西北織女自然依東南

乃星之常分華容一何冷揮手如振素善曰冶
或為綺

非也向曰冶媚也素練也華態怨彼河無梁
既多姿媚奮舉其手如練之白

悲此年歲暮跂企彼無良緣皖戶不得度善

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又曰皖彼牽牛
向曰梁橋皖視也歲暮謂秋也跂舉踵也謂舉

踵望彼牽牛無其良緣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露

但相視而不得渡河也

露翰曰大川天河
也露露零露也

擬涉江采芙蓉

良曰芙蓉水草其花美此
言思婦盛年其夫遠遊采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齊曰瓊蘂玉英也芳
蘭香草也上山采玉

英欲以自高潔下入穹谷見
香草處幽而美感而采之采采不盈掬悠悠

懷所歡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日掬把也言采之未及盈把悠然懷遠

人思與之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

同歡也

里躑躅獨吟歎

不安獨為吟歎

平

銑曰曠遠鍾注也躑躅不安貌感此阻閱注思萬里情之

擬青青河畔草

翰曰此喻情人感時思遠行也

靡靡江離

五臣作離字

草熠

以燿生河側

善曰江離

璞曰江離似水薺弱貌江離香草也熠燿光色盛也

皎皎彼姝女

阿

上

郝當軒織

向曰皎皎明潔貌姝美也阿郝柔順貌當軒當門也織織素也

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

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銑曰良人夫也偏獨也空房謂

獨居無人也風入空房益令人悲故曰悲風中夜半夜也

擬明月何皎皎

翰曰此謂閨人對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

盈手

善曰淮南子曰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惚恍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天道

廣大手雖能微其惚恍無形者不能攬得日月之光也濟曰寢卧也安卧之時明月入於我

牖牖之中照則光暉有餘攬而取之不盈於手喻夫空有名而不能見

涼風繞曲

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

良曰涼風

寒蟬七月時候也踟躕志感此節物而夫婿行久不歸悲之深矣

遊宦會無成

離思難常守

向曰言遠遊仕宦不得成名抱此離別之思常難守之

擬蘭若生朝陽

銑曰蘭若皆香草古詩取興閨中守芳香之氣以待

遠人機以松柏
堅貞取之為比

嘉樹生朝陽疑霜封其條翰曰嘉樹松柏也山

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

雲霄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

而不彫落也美人謂夫也曠遠也灼灼隆想彌

中心明憶之貌在雲霄言所憶遠也

年月長嘯入飛颺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日良

彌終也天末遠也謂思想之盛終於年月長為嘯聲入於飛風蕪遠遠情也翹英之秀者曠遠之心亦猶葵藿傾翹以向日也

擬青青陵上栢向曰栢生於高陵而色青舊言得性而不可攀仰蘋

靈草生於高山亦猶是焉故機取以為比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善曰山海經曰

蘋如葵字書曰蘋亦蘋字也銑曰人生當幾

冉冉進長貌習習數飛貌翰羽也

時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善曰

水之波易竭也翰曰濁水謂潢潦水也戚戚憂也所歡朋友也言人生如濁水之易竭何多憂滯而不置酒

與朋友為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

一何綺城闕鬱盤桓善曰史記曰公仲謂韓王曰不如和秦略以一名都

濟曰方駕並駕也名都長安也綺飛閣纓虹美也闕樓觀也鬱積也盤桓廣大貌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善曰吳都賦曰寒暑隔闕於濛宇虹蜺迴帶於雲館西都賓曰

虹蜺迴帶於焚楣虹或為垂非也齊曰飛閣閣道曾臺高臺也纓繞冒覆也言虹雲之依臺閣如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善曰西京賦帶馬

當道直啓椒蘭蓋取其嘉名且芬香也良曰高門王公之宅羅列闕門也第謂第一宅也椒蘭將以塗室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善曰列取其温香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使其俠客以鄙相攻魏書曰張繡降而復反上所乘馬名絕景為流矢所中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毛詩曰彼都人士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能金玉其車向曰俠客遊人也絕景馬名驂駕也玉軒以玉飾車

傲遊放情願慷慨為誰歎平所願慷慨之志誰歎息也

擬東城一何高翰曰言高城常存而人易老不如早為行樂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

林衰善曰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

香草也憑依也言零露徧天而下降香草皆依林而衰悴

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頽三閭結飛轡大羣結嗟落暉善曰離騷曰飲余馬

乎咸池總余轡於扶桑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羣之嗟凶良曰襲重也言寒暑相重時節之往忽如頽落也三閭大夫謂屈原也結飛轡言將遠遊以求長生羣老也言大老

之人嗟嘆日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善曰毛詩曰行暮而惜其時道遲遲中心有違向曰曷何也京洛多妖麗善曰毛

言何為牽於時事而違歡賞之心

言妖麗之顏齊於玉花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

促節哀響逐高徽翰曰惠順也言琴聲順和也

調而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善曰七略曰漢

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濟曰萬夫歎言稱美

也思為河曲鳥雙遊豐五臣作豐水湄謂死央此鳥

常雙遊澧水名湄水次也言我思與美人同遊如河曲之鳥

擬西北有高樓向曰此明賢

高樓一何峻迢迢善作峽而安綺窻出塵冥飛

陛躡雲端善曰君子有所思行曰遂宇列綺窻

方輦而徑曲鏡曰峻高也迢迢遠貌綺窻結

也雲端綺為窻網也飛陛閣道也塵冥昏塵外也躡履

雲上也也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

哀響馥若蘭翰曰佳人喻君子撫琴瑟喻有才

草也言雖不見用哀德也清閑芳氣言德之美也蘭香

一彈善曰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漢

喻美才也言誰能眷顧我之才顧傾人城曰濟曰玉容

為一彈撫當傾於城國而視也佇立望日具躑

躑再三歎平不怨佇立文但願歌者歡

也日具喻年老也言少壯既不被用故再三歎也歌者謂唱和之人言我不怨待時之久但願

言我將駕之與
同其心者俱去

擬庭中有奇樹

銑曰此言友朋
離索相思之情

歡友蘭時往迢迢

善作

匿音微

翰曰蘭時春時
也音微言

文章

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

善曰應劭曰虞
泉日所入也淮

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濟曰虞淵

芳草

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

良曰言芳草久已茂盛而友人竟未歸也躑躅
躑躅思念循於林池之上惠和之風入我襟懷感

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向曰感此春物思戀所
歡所歡未至采此芳草

知將貽誰
貽遺也

擬明月皎夜光

濟曰此喻權臣用事時氣
迅速人情漸壞在貴忘賤

之意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月

良曰涼風七月時也
發起昊天大也言大天

之氣嚴

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

善曰呂氏春
秋曰季秋之

月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
天漢也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

天漢東南流向曰招搖斗柄前星
天漢天河也東南西北各當時所轉

朗月照閑

房蟋蟀吟戶庭

銑曰蟋蟀蟲名
秋則鳴於戶庭

翻翻歸鴈集

嘒寒蟬鳴嘒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

善曰史
記曰楚

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毛詩曰蒹彼
柳斯鳴蜩螗蟋蟀毛萇曰嘒嘒小聲也陸士衡擬

古詩曰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毛詩曰匪鷓
匪鷓翰飛戾天高冥已見齊謳行翰曰噤噤
鳴也戾至翰羽也飛至高冥服美改聲聽君愉
喻友朋名位高也冥天邊也月服美改聲聽君愉
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善曰言有名無實也大戴
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爾雅曰
大梁昂也濟曰位高則衣服美改昔時聲聽
安於愉樂棄友人故情也織女星名言皆空有
梁織之名不堪操杼架楹喻人空有相知之名
不爲相知之用

擬四愁詩七言

張孟陽良曰四愁凡四首今一首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且修

阻隔修長也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日

崖岸也在目曰涕在鼻曰泗言登高遠懷思望聖君故傷憂之也佳人遺我綠

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善曰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

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翰曰佳人喻賢德也綠綺

琴名喻要術也南金喻忠義也言賢德之人遺我要術我將忠義贈之願因流波

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濟曰流波喻信也重

我願以忠信超度讒佞之代終不能致故增長歎也

擬古詩五言

陶淵明良曰此言榮樂不常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

且歌善曰尚書曰酣歌于室向曰佳入謂賢人也美猶愛也樂酒曰酣言天清風和賢

人愛此良夜也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銑曰樂

至明酣歌也故歌竟歎息言是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

事多感於人心也則缺花盛則落好惡暫

無一時好不又當如何翰曰灼灼明也言月滿

時此安能久當如何何言不可奈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五言并序齊曰魏太子曹丕也鄴

謝靈運魏都也此代當時諸賢之意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良

余代不自謂也究盡也言天下良辰美景賞心

樂事四者難并向曰四者謂今昆弟友朋二三

諸彦共五臣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

銑曰昆弟謂子建友朋謂王粲陳琳等美士曰

彥盡謂盡其娛樂言古來君臣未有相得如此

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翰曰宋玉唐勒景差

也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

文善曰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

見而悅之客遊梁齊曰梁孝王漢景帝弟封於梁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皆梁王賓客為

遊者美之其主不文謂梁王無文學漢武帝五臣徐樂諸才備應

對之能善曰漢書曰徐樂燕無終人也上疏言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

東方朔枚臯皆武帝文章應對之臣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猶

對也向曰武帝剛疆疑忌亦不得明言對之善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

善曰我所不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

代以我今日為賢矣歲月如流零落將盡翰曰零落謂應

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

言不撰定其文思其人而懷感其辭曰天不負我美景實心

魏太子善曰尚書大傳曰百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善曰尚書大傳曰百

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辰比極星也百川以海為尊故赴之衆星以比

辰為王故繞之萬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

地中橫潰家王五臣拯生民善曰橫潰以水喻

祖也陳思行女哀辭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

難蜀文曰拯生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

銑曰爛文貌遙裔遠也天地中橫潰以水喻亂

也家皇謂魏武也潰亂生民皆如此焉而武帝

拯救區宇既條蕩羣英必來臻善曰東京賦曰

後漢書曰黃向對策為羣英之表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齊曰忝辱欽敬也言我

况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良曰衆君子謂

之人傾已之心以論物靡浮說析先理實敷陳善曰

盛日新之德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善曰

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向曰言羅縷豈

著論析理必布陳其實不為浮說也東羅縷豈

闕辭窈窕究天人善曰王延壽王孫賦曰羌難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向曰羅列縷

述也謂列述文章無有關遺皆盡天人之理

澄觴滿金壘連榻設萃茵銑曰澄觴清酒也金

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善曰侯瑾箏賦曰急

朴子曰匏巴操琴翔禽為之下聽梁塵已見陸

機擬東城一何高詩翰曰急絃謂急調也飛

聽謂感飛鳥來聽清歌言何五臣言相遇易此

清妙歌聲動於梁上塵也何作莫言相遇易此

歡信可珍濟曰言歡賞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善曰幽厲周二王也

見上毛詩曰上帝板板鄭玄曰板反也反先王

之道也毛詩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

壞之貌伊洛既燎煙函嶠沒無像五臣作象

良注同伊洛既燎煙函嶠沒無像善曰曹子建

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王粲七

哀詩曰西京亂無像向曰燎焚也伊洛二水

名謂東都也言東都宮室遭董卓所燒也嶠

山名謂秦地象道也言陷沒無政理之道整

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復

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整

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日出身秦川爰居伊洛
銑曰整齊殊饒也楚壤荊州也謂祭避西京之
亂投荆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善曰沮漳
州也常歎詩人
賦小雅曰獎勸也翰曰沮漳二水
名言祭中心懷歸非外物所能留勸
言式微何由往善曰式微已見曹子建情詩
濟曰式微式微胡不歸言祭常
感此而無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善曰上宰
由得歸往
棗道彦雜詩曰天子命上宰良曰上宰謂曹
操皇靈謂獻帝咸皆宗尊也言曹公奉獻帝威
以征諸侯皆雲騎亂漢南宛善作
尊而為長郢皆掃盪曰善
王肅格虎賦曰羽騎雲布蘭車星陳漢書曰郢
楚別邑杜預左氏傳註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
北紀南城也向曰雲騎言多如雲也漢南謂
漢江之南也宛郢楚二縣名掃盪猶平定也

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明

善曰盛明清朗喻大
祖也王隱晉書曰樂

廣為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
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之觀青天阮瑀謝太祖

歲曰一得披玄雲望白日唯力是視敢有二心
良曰雲霧喻昏亂盛明清朗喻曹公也言我披

排昏亂得見曹公
亦猶青天白日也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善
曰

公子謂曹植也
翰曰慶善泰通欲猶欣也
重疊謂遇曹公及太子丕也特獨賞識也不

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

善曰左氏傳曰鄭成公
駟曰請息肩於晉杜

預曰以負擔喻也明兩謂文帝也易曰明兩作
離濟曰武帝既明而太子又明故謂太子為

明兩也言初遭喪亂但願息
肩不謂今日遇太子恩厚也並載遊鄴京方舟

汎河廣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同乘並載以
遊後園
良曰言太子同車船而遊樂

網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善曰陸機集有皇太

歌聲繞也列子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鬻歌假

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向曰網繆親

重貌寂靜寥深言清讌娛樂既作長夜飲豈顧

於靜深之宇歌聲響於梁棟善曰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莊子牧馬

乘日養童子為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

之車而遊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

為居銑曰顧惟養樂也言常為長夜之賞豈

惟乘日而樂秦公于封賞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五臣作叙喪亂事多良曰袁

初陳琳先事之以掌書記

皇漢逢屯遭天下遭五臣作達氛慝善曰西都實曰

也易曰屯如遭如翰曰屯遭難董氏淪關西

也氛不祥氣慝惡也皆喻亂賊

袁家擁河北齊曰長安為董卓所沒袁單民五

作人易周章窘身就羈勒向曰單人獨人謂琳也

我孤獨易為惶懼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向

故束身就紹羈勒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螯音

豈直所事乖離於已賊善曰王仲宣從軍戎詩曰相公征關右左傳

身而亦長思戀故鄉侯用寧螯賊遠屏晉之力也銑曰相公謂曹公

為比言曹公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善曰東能平定之

曰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為司隸校尉三輔官

府吏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輩皆冠

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為長安吏所笑見司隸官

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然復見官府

儀體賢者蟻附也翰曰言我今歸餘生幸已

曹公得再見洛陽輝光漢朝法則

多矧迺值明德濟曰言已遭亂當死今蒙遺餘命其幸已深况值太子明德之

遇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

終讌不知疲刻漏刻也良曰疲倦遺忘也景刻漏也晝夜一百刻言太子愛客無倦相與飲

讌忘其日夜善曰毛與視夜明星有爛王逸楚辭注曰熈黃昏時哀

也向曰聽謂聽音樂也極至闌稀窮盡也哀

哇鳥佳動梁埃急觴盪幽默善曰法言曰哇則鄭

曰漢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張

敏神女賦曰既澹泊於幽默楊覺寐而中驚

銑曰哇淫聲也埃塵蕩滌也言哀淫且盡一日

之聲動於梁塵促觴滌其深默之趣

娛莫知古來惑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揚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翰曰占人以酒色為惑我今以極一日歡娛安知古人為惑義也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五臣

善曰國語相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

馬向曰箕山名穎水名許由巢父隱處言幹無仕宦情慕古人隱逸之事故入仕於時多有質素之言也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

五臣作秦瑟臨淄牢絡鄆郢

丘墟漢書曰齊郡有臨淄縣

淄齊所都幹舊居也提攜謂與朋友攜手而弄

秦瑟瑟琴

類出於秦置酒飲膠東淹留憇高密

善曰漢書膠東國故

齊高帝別為國又曰高密國故齊宣帝更為高密

密國良曰膠東高密皆齊郡國名憇息也置

酒淹留叙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

善曰莊子

平生之道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

可以故龍逢比于膠馬

此處歡樂可終年為牽於世事不畢所願也

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

善曰箕山許由所隱也濮濮水莊周所釣

也莊子季徹曰搖蕩人心又曰憂慄乎廟堂之

上銑曰蕩動也箕山名許由隱處濮水名莊

周隱處言本心將隱至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

末年逢亂為憂懼所迫

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

善曰禮記曰

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大戴禮曰與

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

化矣陸機詩曰甲第椒蘭翰曰言臨幸太

子休明延及我薄陋之質以同棲集負薪賤役

也椒蘭室貴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

善曰曹

人之居也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

詩曰高談虛論問彼道原話會合善言也

曰清雅議論究盡萬端美善之譚信非一理

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

善曰魏文帝與

既匿繼以明月良曰觴酒也本無宦情故

有悲歌悲歎交集於懷長夜繼日而不歇也

萃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

善曰吳質答曹子建書

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也

飾畫也髦俊也言我當居蓬廬與野人為偶

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欲殺趙宣孟而飲之酒宣

孟知之中飲而出淮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銑曰中飲謂半酣也言至半酣顧昔隱逸之心悵望然若有所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善曰潘勗玄達賦曰

匪偏人之自躔許諸衷於來哲 翰曰卓犖高絕貌偏人謂文才偏美於人

貧居晏里閑少小長東平

善曰漢書泰山郡有東平縣音義曰泰山

郡屬兗州 濟曰晏安也里

河兗當衝要淪飄

閑鄉曲也東平所居縣名 五臣

薄許京 善曰謝承後漢書李燮曰涼州天作漂

至也獻帝遷許州故稱許京 言我因通津淪漂至於許都

廣川無逆流招納

廁羣英

善曰管子曰善為君者宜法江海江海不逆細流故為百谷長謝承後漢書曰

黃向對策為羣英之表 向曰廣川喻魏公細流喻已也言曹公不逆我之微細招納間廁於

羣英之中

北渡黎陽津南登紀 五臣作宛 郢城 善曰

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津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

北紀南城也 銑曰黎陽津名北度者謂從太祖征袁紹宛郢二縣名南登謂從征劉表 既

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

生

善曰解達言相談說而進達也方言曰解說也 翰曰究盡也言我知古今治亂之體歡

受之情相為解說進連為官 矧荷明哲顧知深 得充陳奏之事盡平生之才

覺命輕善曰王逸晉書孔坦表曰士死知遇恩

也言我蒙曹公顧盼知恩至深覺身命之輕也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

祭善曰毛詩曰雞棲于祭日之夕矣牛羊下

鳴括毛萇曰雞棲於杙為括括至也祭與揭音義同良曰牛羊下來謂日暮時也揭雞棲木括揭鳴謂鷄鳴時也言朝遊至暮暮坐至明

終歲非一日傳厄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

今并唯羨肅肅翰繽紛矣高冥向曰言歡宴之樂終歲為之非

一日也厄酒盃也新聲妙曲也辰時諧和也言明時難遇而今得並合也肅肅羽聲也繽紛飛貌戾至冥遠也撒遇既備之唯願

整其羽翰飛至高遠喻將求貴仕

應場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善曰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淮南子

曰燭龍在鴈門北第于委羽之山不見曰高誘曰第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銑曰嗷嗷哀鳴之聲自從也委羽北方山名

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善曰

綏鴈賦曰濱弱水之陰岸服虔曰崑崙之東有弱水渡之若濕澗耳濕土挺切澗烏挺切列子

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温漢書曰長沙國屬荊州然則彭蠡之所在翰曰弱水水名在北方湄

水次也違避也長沙國名在南方也渚水曲也言鴈春則向北以求涼也冬則向南以就陽喻

場逢亂顧我梁五臣川時緩步集穎許善曰漢

南穎川許皆魏分也魏徙大梁故魏一號為梁濟曰大梁許穎皆魏分郡國名顧惟也言我於

大梁遇其明時從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良

容於許穎之地世難謂漢末遭亂漂淪薄迫也天下昔未定託

言我逢亂漂迫為客於荊州也

身早得所先託身於曹公故言得所官度五臣作渡

厠一卒烏林預艱阻善曰魏志曰公還軍官渡

瓊等紹眾大潰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

河東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

薄沂縣松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比

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

一百六十里銑曰官渡烏林皆謂曹公

戰爭之所言我亦充士卒參預其艱阻晚節

值眾賢會同庇天宇翰曰晚節猶暮年也眾賢

武帝之德能列坐廕五臣作蔭華榱衰金樽盈清醕

思與善曰馬融檮蒲賦曰坐華榱之高殿臨

激水之清流毛詩曰飲此醕矣埤蒼曰滑美貌

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始

更厚良曰蔭庇也華榱華屋也醕酒也

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善曰淮南子曰夫歌采

若延露以和高誘曰延露曲也良調笑輒酬

曰延露曲名闌閑也謂繼夜而語

答嘲謔無五臣作非慙沮慈與向曰沮止也言調

恥而止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叙銑曰軀身也

遺思慮在心之事皆已申叙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善曰繁欽述行賦曰

古詩曰白楊多悲風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

黃雲翰曰州水灘也風悲謂風急而悲也黃

雲謂兼埃塵之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善曰

色黃比喻亂也日羈馬絡頭也齊曰羈以金慶雲惠德渥微

裝之馳逐聯翩皆馬奔走之貌薄攀多士善曰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辭注曰

謂言蒙恩厚得攀眾賢念昔渤海時南皮戲

清沁善曰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帝與吳質書

渤海郡名南皮今復河曲游鳴篴汎蘭汜善曰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

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向曰魏近河

故云河曲篴笛也汎漬躡步陵丹梯並坐侍君

也植蘭於傍謂之蘭汎躡步毛詩曰既見君子

子善曰魏都賦曰邯鄲躡步赤色並坐謂與

諸賢並侍太子妍談五臣既愉心哀弄五臣信

睦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高談娛心哀弄

足可樂心哀弄傾酌姑係芳醕思酌言豈終始

善曰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自從食萍來唯見今日美善曰毛詩曰

萍萍也良曰萍華也食萍之詩天子宴諸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萃沼向曰鳳閣內省也萃沼謂宴樂之處沼池

也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五臣作惠草徒綺倚窮騁

望日極盡所討善曰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又曰

香草也徒倚移行貌騁平也西顧太行山北眺

邯鄲道善曰淮南子曰九山曰太行羊腸

漢書曰文帝指慎夫人新平衢脩且直白楊信

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衢脩且直白楊信

裊裊奴了切善作裊裊善曰裊裊風搖

命飲宴五臣作讌歡娛寫懷抱善曰副君謂文帝也

儲副君也濟曰副君謂良遊匪晝夜豈云晚

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五臣作蘭蒲

夜早晚也衆賓謂徐陳之屬言辭之清推如哀

藻之麗如蘭之芳蒲水草而有文蘭香草也

音下迴鵠餘哇烏佳徹清昊善曰下迴鵠謂師曠

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鵠二八集于廊門列

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錢於郊衢撫節

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向曰師曠奏清徵

之聲而玄鵠下舞哇淫歌也徹通也清昊天也

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善曰中山有美酒魏

山出好酎酉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銑

日中山出美酒言飲宴不知其醉但覺飽於道

德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善曰左氏傳隱公

日使營菟裘吾將

老焉菟音塗 翰曰黃髮老人也言 我願及此期存養生之理以念將老

中山不啖酒 翰曰黃髮老人也言 我願及此期存養生之理以念將老

音不啖酒 翰曰黃髮老人也言 我願及此期存養生之理以念將老

六臣註文選卷之三十 翰曰黃髮老人也言 我願及此期存養生之理以念將老

六臣註文選卷之三十 翰曰黃髮老人也言 我願及此期存養生之理以念將老

